

皇清經解



門
號
卷
478
296

874
692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九十

學海堂

所錢支
有响那

經義述聞 大戴禮記上

高郵王尚書引之著

衽席之上還師

王言篇是故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家大人曰還師上亦當有乎字與上乎字相對不言還師乎衽席之上而言衽席之上乎還師者變文以避複耳下文云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則此文原有乎字明矣楊雄博士箴云大舜南面無爲而衽席乎還師階級之間三苗以懷師與懷爲韻衽席乎還師卽用大戴之文古文苑博士箴乎字譌作平章樵以平字絕句而釋之曰舜恭己南面不下席而天下平則旣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矣

皇清經解

卷一千一百九十

王尚書經義述聞

庚申補刊

78
20
296

學東

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

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戴先生校本刪去則貞二字改正爲政而以則政亦不勞矣作一句讀海康陳氏觀樓曰案貞正與強果相應猶上文恥爭之於惡貪也則貞則正四字當不誤觀前後文法上兩段末句一曰明王奚爲其勞一曰明王焉取其費此段之末曰七者布諸天下云云後段之末曰脩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云云皆兩兩相對此處忽插亦不勞矣四字則語意不倫蓋因上文不勞而誤衍也戴刪則貞二字又改正爲政以則政屬下句讀皆非家大人曰此謂七教總

承上七事而言則此上不當有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十二字陳以亦不勞矣爲衍文是也民皆有別則貞則正本作民皆有別則貞正乃是上強果則下廉恥之注文誤入正文耳此篇盧注全脫唯此七字誤入正文家語作上敬老則下益孝是以至今尚存而正上又衍一則字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節字有誤此之謂七教無民皆有別以下十二字是其證

如灌 脩其灌廟

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棄惡也如灌引之謹案棄惡如灌文義不明灌當爲濯字之誤也言民之棄惡如洒濯之去垢也孔氏搆約補注引左傳洒濯其心以釋之是

矣但未破灌爲濯耳王肅作家語王言篇全襲此篇之文又未
寤灌爲濯之譌而增益其文曰民之棄惡如湯之濯雪焉斯爲
謬矣又千乘篇脩其灌廟建其宗主孔曰灌社壇也社有灌木
因以爲名引之謹案古無謂社爲灌者孔說非也灌亦當爲濯
濯與祧古字通周官守祧鄭注曰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讀爲
祧翟兆古聲相近故從翟從兆之字多相通顧命王乃祧頤水
祧鄭讀祧爲濯小雅大東篇祧祧公子韓詩祧作嬀爾雅蜃小
者祧衆家
本祧作濯祭法曰遠廟爲祧祧廟猶言廟祧周官小宗伯曰辨
廟祧之昭穆漢書王莽傳曰定祧廟立社稷

此之謂也

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家大人曰此
之謂也四字涉上此之謂而衍上文曰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

千里之外其征也祗席之上乎還師故此釋之曰此之謂明王
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則不當更有此之謂也四字明矣下
文此之謂祗席之上乎還師與此文相對亦無此之謂也四字

致其征

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家大人曰征字已見上文此不當
復言致其征致其征當爲改其政與誅其君弔其民文同一例
政征聲相近又涉上下文征字而誤改致亦字之誤也鈔本北
堂書鈔武功部二陳禹謨本又
改爲致其征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兵部
三十四引此竝作改其政家語同

生乎今之世

哀公問五義篇生乎今之世家大人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

今之俗服古之服皆四字爲句則生下不當有乎字疑淺學人依中庸加之也荀子哀公篇家語五儀篇皆無乎字下文同

盡善盡美

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家大人曰雖不能盡善盡美本作雖不能盡善美與雖不能盡道術對文今本作盡善盡美下盡字乃淺人依論語加之也荀子作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亦以徧美善對盡道術韓詩外傳作雖不能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能盡乎美善必有處也亦以盡乎美善對備乎道術家語作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文雖小變而亦以備百善對盡道術漢酸棗令劉熊碑雖未盡道

善必有所由處并四句爲兩句而句法仍與此同則此文本作盡善美明矣

躬行忠信而心不置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

躬行忠信而心不置

各本而誤作其今據下文及荀子家語改

仁義在己而不害不

知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家大人曰置讀爲

德荀子作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不德不伐猶

繫辭言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也

釋文德鄭陸蜀才作置鄭云置當爲德

文王官

人篇有知而不伐有施而不置逸周書置作德荀子雲賦功被

天下而不私置亦謂雲之功及天下而無私德也

楊注置讀如字非辯見荀

是德置古字通

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害者患也

樂記注及呂氏春秋重已篇注並云患害也患害一聲之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轉故患可訓害 言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成十五年左右傳晉三卻
害伯宗譖而殺之言患伯宗之直言故譖而殺之也又襄三十
一年傳齊子尾害閭邱嬰欲殺之昭十五年傳楚費無極害朝
吳之在蔡也欲去之哀十五年傳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楚策
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皆古人謂
患爲害之證也今人猶謂患病爲害病

君子

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則可謂君子矣各本脫則
字今據上家大人曰猶然上衍君子二字上文曰所謂君子者
下文補下文曰如此則可謂君子矣則此句內不當更有君子二字荀
子家語皆無

然不然

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家大人曰然不下不當更
有然字不讀爲否然否與取舍對文後人不知不爲否之借字
故又加然字耳荀子無

利省

禮三本篇利省宋本及明程本之不卒也荀子禮論篇省作爵
沈本並作省楊倞注曰祭禮必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莫於筵前也引
之僅案省當作雀字形相近而譌雀卽爵也說文曰爵禮器也
象爵之形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盧本孔本徑
改爲爵義則是而文則非矣爵與省字不相近無緣誤爲省也

大路車

大路車之素幟也家大人曰車字後人所加大路卽車名再加車字則贅矣經傳皆言大路無言大路車者荀子及史記禮書皆無車字

承

禮察篇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承殷周秦事以觀之乎家大人曰承讀爲拯說文拯謂引取之

也艮六二不拯其隨虞翻曰拯取也釋文拯作承葉林宗影宋本如是通志

堂本改云音拯救之拯渙初六用拯馬壯吉釋文拯子夏作拊拊取也宣十二年左傳目於眚井而拯之釋文拯作承葉本如是云

音拯救之拯列子黃帝篇使弟子竝流而承之釋文承音拯引

方言出溺爲承今方言作拯皆是引取之義明夷釋文云拯鄭云承

也子夏作拊引字林拼音承據此則承亦可拊字讀莊子達生

篇見疴僂者承蜩猶掇之也承亦謂引取之也漢書賈誼傳作

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是承與引同義

何以謂之爲居

夏小正篇正月鴈北鄉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爲居何

以謂之爲居生且長焉耳家大人曰何以謂之爲居爲居二字

因上文而衍傳凡言何以謂之者皆於之字絕句下文雉震响曰正月必雷

雷不必聞惟維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响相識以雷緹編曰先言緹而後言編者何也緹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何以謂之猶曰何以言之耳高誘注秦策此申明上文鴈也

以北方爲居之義非專釋居字

寒日滌

寒日滌句凍塗傳曰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引之謹案曰非日月之日徧考經傳無以寒日二字連文者春日之日亦不得謂之寒日日當爲日說文作吹云詮詞也字通作適又作聿說見經傳釋詞爾雅粵于爰曰也爰粵于於也然則曰之爲言爰也於也寒曰滌者寒氣於是乎變也與詩言我東曰歸其湛曰樂見晁曰消昊天曰明昊天曰旦文義相似曰字皆語詞也說見經傳釋詞下文越有小旱傳曰越于也越與粵同粵曰聲之轉其義一也傳曰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而不言日氣則其字作曰不作日可知書傳曰日二字相亂故曰誤爲日或讀寒日滌凍塗爲一句而云春日煖故凍釋而爲塗泥則於寒字不相連屬蓋古訓疏而句讀亦舛矣

鞠則見

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傳曰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孔氏補注曰戴震曰鞠讀爲噉字之譌也詩三五在東傳云三心五噉四時更見箋云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噉在東方正月時也廣森按噉柳星也歲再見者正月昏見七月晨見引之謹案戴氏孔氏之說非也下文參中斗柄縣在下方言初昏則鞠見非初昏也正月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猶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下言初昏則上爲晨見明矣小正傳凡言星名者皆大星不在二十八舍之列南門織女是也鞠亦言星名則當與之同據月令孟春日在營室夏時日當在奎婁婁降婁也星必與日隔次而後能晨見日在降婁則元枴晨見

東方星之與元枵相近而最大者其北落乎史記天官書曰北官元武虛危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爲壘旁有一大星爲北落開元占經石氏外官占注曰北落入危九度或卽小正之鞠與元枵晨見則北落亦見矣若柳爲鶉火之星元枵晨見則鶉火伏矣何見之有又案傳云歲再見者蓋謂正月晨見六月昏見據月令孟秋日在翼夏時季夏日已在翼日入三商則元枵見於東方而北落與之俱見矣

田魂螺也者

二月昆小蟲昆者衆也田魂螺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家大人曰舊本譌脫不成文理宛平黃氏本作昆者衆也由魂魂也由與猶同由魂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案由魂魂也者動也當作魂魂也

者動也黃本衍一由字孔讀曰魂爲句魂也者爲句非也一切經音義九及二十一引此並云魂魂然小蟲動也是魂魂二字連讀

有鳴倉庚 長股也

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四月鳴蜚蜚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莊氏寶琰曰倉庚不名長股或曰二字亦與蜚也者不相聯屬長股也三字當在蜚也者之下或曰之上蜚與蝻同蝻也廣雅蝻蝻長股也本此其商庚者三字則後人以意加之耳因長股也三字誤在商庚也之下故後人又加商庚者三字以聯屬之引之謹案莊說是也周官蝻氏注曰鄭司農云蝻當爲蜚蜚蝦蟇也元謂蝻今御所食蛙也名醫別錄曰鼃一名長股急就篇注曰蠅一名蠅

蝓色青小形而長股是其證又案有鳴倉庚有字後人所加下文鳴鳩鳴札鳴蜮鳴弋皆直言鳴無言有鳴者後人據豳風七月之文以增有字而不知與小正之例不合也當刪正

其類

三月犇羊有相還之時其類犇犇然家大人曰其類二字文義不明類當爲類類與貌同言其相還之貌犇犇然也下文云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是其例矣隸書類類相似故書傳中類字多譌作類說見後靜而寡類下集韻類篇並曰犇犇羊相還兒

田鼠化爲鴛

田鼠化爲鴛鴦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鴛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引之謹案化當爲則正月鷹則爲鳩傳曰鷹

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正與此同又五月參則見傳曰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鳩則鳴傳曰鳩者百鷦也鳴者相命也其不幸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是傳凡言盡其辭者皆指則字言之若作化則傳必不言盡其辭矣蓋後人因月令言田鼠化爲鴛遂改則爲化而不知其與傳不合也

鳩者

鳴鳩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家大人曰鳴而後知其鳩上不當有鳩者二字蓋衍文也十二月鳴弋傳曰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是其證

初昏大火中 種黍菽糜時也

五月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家大人曰糜者鬻也鬻俗作粥與種字義不相屬此涉下文菽糜而衍也孔曰

傳言經記心中者所以著種黍食菽糜之時耳於菽糜上加食字以解之殊有未安盧本於大火中下增種黍菽糜四字案盧

以下文有菽糜以在經中之語以與下同故增此四字然但當增種

黍菽三字不當增糜字也說見下條或改糜為糜糜音亦非也書大傳

曰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尚書帝命期曰夏火星昏中以種黍菽淮南主術篇曰大火中則種黍菽說苑辨物篇曰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皆言黍菽而不言糜蓋糜字從黍乃黍屬之不黏者玉篇黍關西謂之糜似黍不黏言黍則糜在其中不當於黍

菽下別出一糜字也或又改糜為維糜維芑之糜尤非也糜音門乃赤苗嘉穀也春時已種之矣何待五月乎

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

菽糜以在經中以與下同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戴先生

新校本改時為是是為時盧本矩關作矩閔云或曰當作豆鬻

家大人曰舊本時是二字互譌當依新校本改正矩關或作矩

閔皆豆鬻二字之譌或謂經傳無謂菽為豆者非也投壺禮云壺中實小豆焉則周時已有斯稱傳

之豆鬻正釋經之菽糜也孔引黃尚書曰矩法也以爲食法之

所關而記之也此不得其解而為之詞傳云以在經中又言之

是何也時食豆鬻而記之者謂上經已言菽而此又言之特著

其時食豆鬻耳非謂上經已言菽糜也盧未達傳意謂傳已在

經中之云連廩字言之遂於上經內增廩字蓋失之矣

蟬

七月寒蟬鳴蟬也者蜺螻也盧本於蟬上增寒字孔本不增家大人曰增寒字者是此是釋寒蟬非釋蟬也莊子逍遙遊篇蜺蜺不知春秋司馬彪曰蜺蜺寒蟬也一名蜺螻蜺螻卽蜺螻是蜺螻乃寒蟬之異名若但謂之蟬何以別於上文之唐蜩乎

辰也謂星也

八月辰則伏辰也謂星也家大人曰此當作辰也者房星也今本者譌作謂當依儀禮經傳通解本改星上脫房字當依初學記歲時部上引補凡傳之釋星名於二十八星則以其別名釋之若參也者伐星也大火者心也之屬是也非二十八星則但云星

名而已若鞠者何也星名也南門者星也之屬是也房爲二十八星之一則不得但以星釋之盧改星爲心亦非也孔云小正謂房曰辰謂心曰火八月之昏房先心而沒故於此言辰則伏於九月乃言內火

初昏南門見

大衍歷議曰小正曰十月初昏南門見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伏非昏見也見唐書志秦氏五禮通考曰十月日躔星紀南門二星朝見於東南隅非昏見也初昏二字衍文孔氏補注曰昏謂昏姻也是月始令民昏姻逮來歲春仲而止引之謹案秦說是孔說非也上文四月初昏南門正因此衍初昏二字耳不得曲爲之說而以爲昏姻也小正言初昏者凡五

正月初昏參中四月初昏南門

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始亦曰初昏則何以別於日入以後之稱初昏乎且何以初昏二字不置之他所而置之南門見之上使與初昏參中之屬相亂乎小正篇中未有溷殺無辨若此者也二月綏多女士傳曰冠子取婦之時也是嫁娶謂之綏女士如十月果言嫁娶則當云初綏女士乃與上文相應不當改變其文而曰初昏也二月綏多女士蓋舉嫁娶之最盛者言之而餘則從略猶周官媒氏但言中春之月令會男女而不言他時之嫁娶也二月已言綏多女士何須十月又言初昏乎譬之四時皆有田獵而小正獨言十有一月王狩亦舉其最盛者言之不聞又言春蒐夏苗也小正傳釋經文多有前後相比例者如解正月鴈北鄉則引九

月豷鴻鴈解獺獸祭魚則引十月豺祭獸是也綏多女士傳但言冠子取婦之時而不引十月初昏則十月未嘗言嫁娶明矣梁者主設罔罟者也

十有二月虞人入梁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罔罟者也引之謹案梁者二字蓋後人所加虞人卽水虞也主者掌也魯語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汛罫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麗韋注曰罝魚網也罝當作罝罝麗小網也是虞人之官主設罔罟也虞人主設罔罟故入梁取魚也故曰虞人官也主設罔罟者也上文主夫出火傳曰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文義與此相似若云梁者主設罔罟者也則義不可通

旦睹

隕麋角蓋陽氣旦曙也故記之也引之謹案旦當為旦傳本且

當為曙說文曙旦明也從日者聲玉篇丁古切曙之言著也上

文云日冬至陽氣始動今本作陽氣至始動至字涉上文而衍至十二月之末則

歲且更始陽氣將著故曰陽氣且曙

家大人曰鄭注易乾鑿度引夏小正十二月鷄始乳今本脫

固舉之禮

保傳篇大子乃生固舉之禮家大人曰之當作以言大子方生

固已舉之以禮矣桓六年左傳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是

也以譌作之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二引此已譌作

之魏書李彪傳引此正作以賈子保傳篇漢書賈誼傳並同

參夙興

有司參夙興端冕見之南郊家大人曰參夙興端冕本作齊夙

端冕齊與齋同古書齊字作至見玉篇及史記田儋傳形與參相似因譌

為參齊夙即齋肅昭十三年左傳云下善齊肅是也說文肅持

事振敬也夙早敬也是夙與肅同義故大雅生民箋云夙之言

肅也後人不知參為齊之譌又誤以夙為夙興之夙而於夙下

加興字遂致文不成義盧注云參夙今本參夙作參職夙字謂本作夙因譌而為職

三月朝也以參為三月夙為朝皆非也此是大子初生而見然之南郊未及三月也

以參夙連讀則夙下之無興字甚明太平御覽所引誤與今本

同白虎通義姓名篇引此作齊肅端綽宋小字本綽譌作魏書絕今本又改作綽

引此作齊肅端冕賈子漢書並同

閑博

於是比選天下端士孝悌閑博有道術者家大人曰閑與博義不相屬閑博當爲博聞聞譌作閑又倒在博上耳初學記儲宮部引此正作博聞賈子漢書竝同

左視右視

故大子乃目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初學記引作故大子目見正事耳聞正言漢書作故大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家大人正道賈子迺作初餘同漢書曰兩視字後人妄加之也左右前後皆大子所視也不當獨言左右視初學記引此無兩視字賈子漢書竝同

脫文二十三

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家大人曰此文本作夫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也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今本脫去毋正至不能毋二十三字則文不成義當依漢書補入

習貫之爲常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今本脫天字據元本及盧注賈子漢書補習貫之爲常家大人曰習貫之爲常本作習貫如自然後人改之耳考盧注內有自然二字又賈子漢書皆作習貫如自然是其證也盧注又引周書習之爲常自氣血始以證少成習貫之義而後人遂以注文改正文謬矣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成與性爲韻貫與然爲韻習貫二字連讀如自然三字連讀若云習貫之爲常則文不成義且與少成若天性不對而韻亦不諧矣

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

及大子少長知妃色

漢書同賈子妃作好家大人曰案孟子論人曰少曰知好色曰有妻子此說大子亦

曰幼曰少長知好色曰既冠成人則作知好色者是也妃則字相似故好譌作妃顏注漢書曰妃色妃匹之色於義未安則

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家大人曰此文本作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今本入于學作入于小學學者作小者皆涉盧注入小學而誤案盧注云古者大子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是總說大子入學之事非正文作小學而盧釋之也既云大子少長知好色則入于學則是十五入大學非八歲入小學矣官宮亦字之誤廣雅曰學官也文王世子凡始立學者鄭注曰謂始立學官者也漢書韓延壽傳脩治學官師古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皆其證賈子漢書皆作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

師古曰官謂官舍

功不匱

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家大人曰匱本作遺遺棄也尚賢貴德則聖智在位而有功者不見棄故曰功不遺若云功不匱則非尚賢貴德之謂矣草書遺字作匱形與匱相似因譌爲匱祭義老窮不遺釋文遺一本作匱廣雅遺加也今本遺譌作匱鈔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四通典禮十三及玉海學校類引此並作遺陳禹謨本又改遺爲匱賈子漢書同

徹去膳

過書而宰徹去膳家大人曰此本作過書而宰徹其膳今作徹去膳詞意鄙俗乃後人所改也初學記儲官部太平御覽皇親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

王尚書經義述聞

左

庚申補刊

部十二並引作徹其膳賈子作收其膳

鼓夜誦詩工誦正諫士傳民語

鼓夜誦詩工誦正諫士傳民語家大人曰士傳民語上當有大

夫進諫四字白虎通義曰禮係傳曰大夫進諫士傳民語是其

明證矣賈子保傳篇及漢書賈誼傳並作大夫進諫又案工誦正諫之下盧注有大

夫諫之以義云云當卽是大夫進諫四字之注因正文脫去故

溷入上注耳

有別

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別也家大人曰有別本作有敬此涉上注以別內外而誤也朝日夕月皆所以教敬四代篇曰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教敬示威于天下也朝事篇曰

天子率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周語曰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義並與此同故盧注云教天下之臣也今本有敬作有別則與盧注不合矣南齊書禮志太平御覽時序部三引此並作所以明有敬也賈子漢書同

天子

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又下文曰天下之命縣於天子天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又曰夫教得而

左右正各本此下衍左右正三字今據賈子漢書刪則天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

矣盧注孟子曰君正莫不正君正則國定據此則盧所見本已作天子盧氏抱經據此注以作天子者爲是非也辯見下

家大人曰天子皆當作大子此涉上下文天子而誤耳上文天子

朝日云云是說古天子之事故總結之日是天子不得爲非也又天子疑則問云云是說成王爲天子時事又下文天子不論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王尚書經義述聞

庚申補刊

先聖王之德云云是說三公以下諸臣之職皆不指教天子而言故皆言天子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是承上成王爲天子有三公三少以諭教之左右前後皆正人而言故曰天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又曰教得而左右正則天子正矣若作天子則語意不倫賈子漢書皆作天子是其明證矣又案此篇自殷爲天子至此時務也於賈子爲保傅篇所說皆教天子之事自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至大史之任也於賈子爲傳職篇所說皆天子之事當分別觀之

不辭

秦世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辭者是前車覆而後車必覆也家大人曰辭當作辟字之誤也辟與避同謂避前車

之轍也若作辭則義不可通賈子漢書並作避

雖有不能

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衆數譯而不能相通句行雖有不能相爲者教習然也家大人曰雖有不能爲有雖不能當爲能不此涉上句不能而誤能不者而不也古書多以能爲而說見經雖以而不相爲六字連讀賈子漢書並作義述聞能不我知下雖以而不相爲六字連讀賈子漢書並作行有雖以而不相爲者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爲處是也盧注非

宴贍其學

天子宴贍其學左右之習反其師引之謹案宴贍其學當作宴業詭其學賈子傳職篇作天子燕業反其學續漢書百官志注通典職官二所引

如是建本譚本反譌作及本或作左右之習詭其師燕與宴通
燕辟廢其學後人據學記改之也
宴業謂宴居時所習之業學記曰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
學宴業即居學也宴下脫去業字耳詭與反同義宴業詭其學
謂宴居之業與所學者相反也曹大家注幽通賦曰詭反也呂
春秋淫辭篇曰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
詭不祥莫大焉淮南齊俗篇曰禮樂相詭服制相反本句彼
言反此言詭下句彼言詭此言反其義一也詭字右畔之危與
詹相似又因上文視瞻俯仰而誤為瞻耳鈔本北堂書鈔引大
戴禮作宴業反其學陳禹謨依俗本改為宴瞻其學雖反與詭不同亦足證宴
下之有業字

不傳

簡聞小誦不傳不習傳元本作傳家大人曰不傳不傳皆義不

可通傳與傳皆博之譌也曾子立事篇曰君子既學之患其不
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不博不習正承簡聞小誦而言小之
言少也說文少不多也從小ノ聲爾雅槐小而皺榎樊亮曰小小也不博則簡聞矣不習則
少誦矣賈子傳職篇正作不博不習

縱上下雜采

御器在側不以度縱上下雜采不以章盧曰縱字疑衍元本度
上脫以字遂於度下妄增此一字以補之孔曰上謂衣下謂裳
家大人曰此文本作縱美雜采不以章無上下二字爾雅曰縱
亂也孟喜注雜卦曰雜亂也見釋文是縱雜皆亂也美不以章故
曰縱美采不以章故曰雜采縱美與雜采對文縱美雜采不以
章與居處出入不以禮五句對文則縱字非後人所增也傳寫

者以一美字譌作上下二字則文不成義鈔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四引此作縱弄雜采

陳禹謨本又依俗本改弄為上下二字

弄即美之譌字賈

作雜綵從美從卽縱之俗字故知此文本作縱美雜采也自宋本已譌作縱上下雜采獨賴有賈子及北堂書鈔可以考見原文耳

食肉而餒

飲酒而醉食肉而餒家大人曰餒當為飽故盧注云過其性也食肉而飽與飲酒而醉對文今本飽作餒則義不可通飽餒草書相似故飽譌作餒鈔本北堂書鈔引此正作飽

陳禹謨本賈又改為餒

子同

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逆樂序

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逆樂序不知日月之時節不

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

各本譌作大國之忌今據賈子乙正盧注引周禮小史職曰若有事則詔

王之忌諱則正文本作國之大忌明矣鄭注小史云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是也又王制大史執簡記奉諱惡鄭注云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是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皆大史所掌故曰大史之任也若作大國之忌則義不可通孔曰大國之忌若誦訓所道方慝案方慝乃四方之慝不得謂之大國之忌且道方慝亦非大史所掌此曲為之說而終不可通也

不知風

雨雷電之眚凡此其屬大史之任也盧注曰聲樂之失任在大史者樂應天也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也家大人曰玉藻曰御瞽幾聲之上下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逆樂序乃工之任非史之任此下當有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九字賈子傳職篇曰號呼謦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誦逆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是其明證矣自不知日月之時節以下方是大

史所任之事上文曰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故此於三公三少之後即繼以工史大師爲工之長猶大史爲史之長不言大師而言詔工者嫌與上三公同名也爾雅曰詔道也大師掌誦詩以道王故曰詔工傳寫脫此九字遂與下大史所掌溷爲一事盧以爲樂應天故任在大史且引周語瞽史知天以爲證蓋說之愈密而失之愈遠矣

持升

大宰持升而御戶右盧依賈子改升爲斗注及下文同云舊本作升形近而誤隸書斗字作什因譌而爲升孔本仍作升云鄭君士冠禮注曰勺尊升所以斟酒然則持升者持勺非量器也古字升斗相似新書寫誤耳家大人曰盧改升爲斗是也此斗非升斗之斗乃斗

勺之斗說文作𣥵云勺也經傳通作斗大雅行葦云酌以大斗是也士冠禮注疏皆作斗作升者傳寫誤耳考工記梓人爲飲器鄭注勺尊斗也

今本亦譌作升

案說文斟

音拘

挹也從斗

音拘

聲故鄭云勺尊斗所以斟

酒疏云案少牢云疊水有料與此勺爲一物故云尊斗斟彼是

疊料所以斟水則此爲尊料斟酒者也疏以料斗爲一字則注文之作尊斗甚明古無謂勺爲升者而孔云持升者持勺失之遠矣

又案此文云大宰持斗下文云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大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則大宰所持之斗乃羹斗也說文魁羹斗也宣六年公羊傳膳宰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擎而殺之卽此所謂斗矣

出就外舍

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
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家大人曰出就外舍本作入就小學學小
藝履小節二小字正承小學言之下文之大藝大節亦承大學
言之盧注云小學謂虎闡師保之學也此正釋正文小學二字
又引白虎通尚書大傳皆以小學大學對文又云內則曰十年
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此因
就外傅與就小學不同故釋之曰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後
人不曉注意但見注內有出就外傅之文遂改正文之入就小
學爲出就外舍則不特與正文不合且與注文全相抵牾矣新
校本又依永樂大典本於注首小學上加外舍二字合外舍小

學爲一以曲從己改之正文則其謬滋甚國之小學豈得謂之
外舍乎玉海學校類所引已誤作出就外舍賈子容經篇曰年
八歲入就小學履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履大節焉業
大道焉卽大戴所本且與盧注相合今據以訂正書大傳王太
子王子羣后
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
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八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雖入學之年
與此不同而亦以
小學大學對文

巾車教

此巾車教之道也盧注曰巾車宗伯之屬下大夫二人家大人
曰巾卽車字之誤而衍者此車教之道也乃總承上古之爲路
車也云云言古人作車使人處其中而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前
聽鸞和之聲側睹四時之運是卽古人車教之道也與上言胎

教之道文同一例賈子作此興教之道白虎通義作此車教之道見續漢書與服志注皆其明證也車上衍巾字而盧因以周禮巾車釋之則望文生義而失其本旨矣

不跛

周后妃任成王於身立而不跛跛一作跛家大人曰跛字於義無取作跛者是也曲禮立母跛鄭注曰跛偏任也列女傳母儀傳古者婦人妊子立不踣今本踣譌作踣依段氏若膺校本改踣與跛聲相近也太平御覽人事部一所引已誤作跛北堂書鈔后妃部二引此正作跛賈子胎教篇同跛古讀若波故與差詈爲韻詈古讀若羅說見六書音均表

王左右

猶此觀之猶與由同王左右不可不練也賈子王作立一本作主家大人曰立字是也主者立之譌王又主之譌耳埤倉云練擇也見文選月賦注言立左右不可不擇卽上文所云選左右也此本出賈子書謂立左右當以周爲法而以秦爲戒所謂不可不練者卽指漢之立左右而言則不當云王左右也

檀臺

桓公以齊強於天下桓公各本作威王乃後人誤以說苑改而之盧注已誤今依盧氏抱經說改正而簡公以弑於檀臺盧曰注云檀臺名也則正文本無臺字可知舊本正文作檀臺誤家大人曰盧說非也正文本作檀臺注當作檀臺臺名也傳寫脫一臺字耳哀十四年左傳史記齊世家田完世家竝作檀臺若但言檀何以知其爲臺名乎賈子亦作

檀臺足徵舊本之不誤

再爲義王 敬再其說

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再爲義王盧釋再爲義王句曰陽穀與召陵也家大人曰盧以陽穀召陵釋再字之義所謂曲說者也再當爲再再字俗書作再因譌而爲再再古稱字王當爲主皆字之誤也稱爲義主者天下皆稱桓公爲義主也漢書董仲舒傳曰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誼與義同下文曰失管仲任豎刁狄身歿不葬而爲天下笑始則天下稱之終則天下笑之笑與稱正相反也賈子胎教篇作稱爲義主是其明證矣文王官人篇驕厲以爲勇內恐外悼無所不至敬再其說以詐臨人盧注曰言苟自驕厲持以爲勇終必

恐懼而更至恭倭也家大人曰盧以恭倭釋敬再其說亦曲說也敬當爲亟

集韻亟或作亟因譌而爲敬管子五行篇天子亟行急政今本亟字亦譌作敬

再當爲再

皆字之誤也亟讀如亟稱於水之亟言亟稱其說以欺人也逸周書官人篇作亟稱其說以詐臨人是其明證矣又案玉篇再與稱同漢綏民校尉熊君碑君長子再孝仲秋下旬碑嘉再卓然稱字竝作再七經孟子考文載足利本古文尙書湯誓篇敢行再亂稱字亦作再今尙書中稱字無作再者皆後人改之也大戴禮之再爲義主及亟再其說兩再字若非譌作再則後人必改爲稱而古字之蹤跡不可尋矣

異而相應

故同聲則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家大人曰異而相應

本作處異而相應鄒陽云意合則胡越為昆弟故曰處異而相應與未見而相親對文今本脫處字則文義不明而句法參差矣賈子及說苑尊賢篇竝作處異而相應

以齊至

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至家大人曰以齊至本作自齊魏至燕策曰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是其證若云以齊至則義不可通賈子正作自齊魏至

貴其能讓也

曾子立事篇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家大人曰貴其能讓也本作患其不能以讓也篇內五患其

文義相承此句不當獨異患與貴上半相似因譌而為貴後人不得其解因刪去不字以字耳盧注言以已能而競於人則正文有以字甚明盧注本

作患其以已能而競於人今本作貴不以已能而競於人亦是後人據已誤之正文改之羣書治要引曾子正作患其不能以讓也說苑說叢篇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即用曾子之文今依阮氏芸臺曾子注釋訂正

守此勿勿 無勿勿於賤

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盧注曰勿勿猶勉勉引之謹案盧以勿勿為勉勉義本禮器祭義注非此所謂勿勿也此言勿勿者猶忽忽也晏子春秋外篇曰忽忽矣若之何惛惛矣若之何忽忽惛惛皆憂也史記梁孝王世家亦曰意忽忽不樂忽與勿聲近

而義同上文曰君子終身守此悒悒盧注悒悒憂念也又曰君子終身

守此惴惴盧注惴惴憂惶也下文曰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悒悒惴惴

勿勿戰戰皆憂懼之意後曾子制言篇曰君子無悒悒於貧無

勿勿於賤無惴惴於不聞是其明證矣

不善者

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己也家大人曰恐其及己謂恐不善之及己也則見不善下不當有者字且與見善對文則者字之衍明矣論語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揆湯卽其證

疾其過而不補也

盧注曰補謂改也戴氏校本改作文此以意爲之不可從引之謹案下文曰補則不改矣則補非改也補疑當爲掩字形相似而誤掩者蓋也匿

也掩則冀幸人之不知故不改也余曩以補爲古文遂字之誤非是

恭而不難

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引之謹案難讀爲慙爾雅曰慙動也

又曰慙懼也動與懼義相近故詩言不震不動不慙不疎爾雅震慙同訓爲動又同訓爲懼商頌長發

篇不慙不疎毛傳曰慙恐也恭敬太過則近於恐懼故曰君子

恭而不慙荀子君道篇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難亦讀爲慙

鞏方言作蛩云蛩悞戰栗也荆吳曰蛩悞蛩悞又恐也蛩郭璞

音鞏鞏與蛩聲義並同又與恐聲相近也恭而不難敬而不鞏

鞏與慙義正相承恭而不難安而不舒舒與慙義正相反也

惠而不儉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

庚申補刊

惠而不儉直而不徑引之謹案惠與慧同史記漢書通以惠為慧儉讀為

險廣雅曰陂險衰也衛將軍文子篇曰而商也其可謂不險矣

荀子成相篇曰讒人罔極險陂傾側詩序曰內有進賢之志而

無險諛私謁之心崔靈恩注曰險諛不正也韓子詭使篇曰損仁逐利謂之

疾險皆謂險陂也說文險險諛也險利于上佞人也盤庚相時

險字注引立政勿以險人今本論作險馬融注曰險利佞人也說文

廣韻險諛並七廉切又虛檢切與險同音說文繫傳曰諛猶險

也險諛險凡人之慧黠者多流於險陂惟君子不然故曰惠而

並同義不儉儉與險古字通曾子本孝篇不與儉行以微幸漢慎令劉

道遠日益云

君子亂言弗恤神言弗致各本亂言下衍而字致下道遠日益

云眾言弗主各本言作信涉下不信而靈言弗與人言不信不

和家大人曰余友汪氏容甫云亂言弗恤五句一氣相承無容

插入道遠日益云五字此五字當在上文兩問則不行其難者

下云當作矣見下引此承上之詞也言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

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如此則道遠日益矣楊倞注荀子云

有所荀子大略篇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今本言譌作立

不敢立為道遠日益矣語皆本於曾子以是明之陳氏觀樓說

畧同

儉而好儻

好直而徑儉而好儻者家大人曰儻塞也好塞之語不通儉而

好儻本作為儉而儻與好直而徑對文謂為儉而不達於禮也

今本好字涉上句而衍又脫一爲字據盧注云爲儉太逼塞於下則儉上有爲字而倥上無好字明矣

爲惡

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爲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家大人曰忿怒而爲惡本作忿怒而無惡而無二字與上下文同一例今本無作爲者涉注文爲惡而誤耳案盧注云不以爲惡不字正釋無字下又云或曰無惡而怒則正文之作無惡甚明若作爲惡則與注相反矣今依新校本訂正

喜之而觀其不誣也

怒之而觀其不悞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盧注曰誣妄也家大人曰喜與誣妄義不相承誣當爲輕荀子不苟篇君子喜則和

而理小人喜則輕而勦楊倞注曰輕謂輕佻失據是喜而不輕者惟君子能之故曰喜之而觀其不輕文王官人篇曰喜之以物以觀其不輕是其明證也俗書巫字或作丕形與丕相似故從丕從巫之字往往譌溷楚辭招魂帝告巫陽巫一作丕方言譌與也今本誣作誣爾雅莖莖莖讀釋文云莖𠂔符反讀者又戶耕反蓋莖字或作莖譌作莖故讀者又戶耕反也呂氏春秋察傳篇沈尹筮贊能篇作沈尹莖亦其類也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巫混經旁正謂此也韓策輕强秦之禍韓子十過篇作輕誣强秦之實禍此則一本作輕一本譌作誣而後人又誤合之也

而能夙絕之

大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也其下復而能改也家大人曰而能夙絕上當有生字生與不生對文生而能夙絕之亦與復

而能改對文盧注云有意而隨絕之有意二字正解生字下注既爲
而能改之既爲今本脫生字則文不成義上文禍之所由生自
熾熾也是故君子夙絕之亦上言生而下言絕也羣書治要引
曾子正作生而能夙絕之

勿慮

是故君子爲小由爲大也由與猶同居由仕也備則未爲備也而勿
慮存焉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
猶使承嗣也家大人曰勿慮猶言無慮語之轉耳高注淮南俶
真篇云無慮大數名也言治國之道雖未備而大較已存乎此
矣盧注謬詳見通說

致敬而不忠

曾子立孝篇盡力而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引
之謹案致敬而不忠當作致忠而不敬此承上微諫不倦而言
不敬則雖忠而言不見聽故曰不入內則云諫若不入是也致
忠與盡力事相類不敬與無禮事亦相類下文禮以將其力承
盡力而無禮言之敬以入其忠承致忠而不敬言之然則今本
作致敬而不忠者誤也

可人也 不可人也

可人也吾任其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盧曰兩人字皆入字之
譌觀上文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云云明是入字無疑戴先生校
本改爲不可入也吾任其過可入也吾辭其罪孔依盧戴改入
爲入而仍作可入也吾任其過釋曰過則稱已仍作不可入也

吾辭其罪釋曰諫若不從又爲之辭說使親若無罪然引之謹案戴改是也不可入謂諫而不從也吾任其過者所謂過則稱已也可入謂諫而從也吾辭其罪者辭辱親之罪也親從諫則身不陷於不義而吾無辱親之罪矣故下文引詩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文云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此承上不可入也吾任其過言之故盧注云七子自責任過之辭又引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此承上可入也吾辭其罪言之故盧注云申可以入之義各本入字亦譌作人今改孔說似迂

加之如此

曾子大孝篇加之如此謂禮終矣家大人曰此本作如此之謂禮終矣今本加字卽如字之誤而衍者之字又倒在如此上則文不成義祭義作此之謂禮終是其證

作亂

曾子事父母篇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家大人曰作字衍此謂父子爭辨則亂由此興非謂作亂也且旣言興則不得更言作據下文云由已爲賢人則亂則亂上本無作字明矣立孝篇又云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

也兄事之 兄事之

尊事之以爲已望也兄事之不遺其言家大人曰尊事之以爲已望不遺其言文義上下相承則也爲衍字兄事之三字疑亦涉下文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而衍蓋非我兄而事之如兄故曰兄事之曲禮曰十年以長則兄事之是也旣爲我之兄何得言兄事之乎且旣言尊事之則不必更言兄事之矣又下

文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事之與
養之對文上文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則事上不當有兄字
蓋亦涉下文而衍

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

曾子制言篇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彊立之天
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盧注讀故若爲句解
曰且自如也孔氏補注曰故若猶言如故引之謹案故字當屬
上讀若字當屬下讀言犯上危下之人所以幸而免者天下無
道故也若天下有道則有司誅之矣古人之文多有詳於下而
略於上者檀弓曰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
生受賜而歾晉語曰彼塞我施者無天乎若云有天吾必勝之

今本云字誤在孟子公孫丑篇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乎下辯見本條
以不行而我之所以不豫也趙注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
天自未欲平治天下非我之德失之
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皆是也

故士執仁與義而明

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爲其莫之間也羣書治
要引曾子而明作而不聞引之謹案而明二字文不成義當從
曾子作而不聞言持守仁義而名譽不聞者以行之未篤故也
行之篤則聞矣故又曰胡爲其莫之間也聞與明字形相似而
譌又脫不字耳馬總意林引曾子而約其辭曰故云執仁與義
莫不聞也荀子勸學篇曰爲善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可以爲證

白沙

白沙在泥與之皆黑家大人曰沙卽今之紗字非泥沙之沙也
泥讀爲涅涅謂黑色亦非泥沙之泥也論衡率性篇曰白紗入
緇不練自黑程材篇曰白紗入緇不染自黑其字皆作紗古無
紗字故借沙爲之周官內司服注曰素沙者今之白縛與緇同也
今世有沙穀者名出於此素沙卽白沙此言人性習於惡則惡
亦如白沙在涅中則與之皆黑也此云白沙在泥說苑說叢篇
作白沙入泥論衡作白紗入緇故知沙爲紗之借字也論語陽
貨篇涅而不緇孔注曰涅可以染皁淮南俶真篇曰以涅染緇
則黑於涅洪範正義引荀子作白沙在涅猶論衡之言白紗入
緇也史記屈原傳泥而不滓索隱泥亦音涅滓亦音緇卽論語之涅而不緇
故知泥爲涅之借字也

庸孰

苟是之不爲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盧注曰庸用也孰誰也
家大人曰用誰之語不辭余謂庸孰皆何也言何能親汝也旣
言庸而又言孰者古人自有複語耳說見釋詞庸字下

固不難

仁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拙身而爲不仁宛言而爲不智則
君子弗爲也家大人曰難讀患難之難不難者不患也言仁之
見逐智之見殺固非君子之所患若反是而爲不仁之事出不
智之言則君子弗爲也盧說不難二字未了孟子離婁篇於禽
獸又何難焉亦謂何患也趙注說何難二字亦未了故下文云則君子不患
矣不患卽此所謂不難也晉語曰愛糞土以毀三常失位而闕

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言是之不患也餘見左傳非無賄之難下

有士者

此則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戴先生校本改有士者爲有士者孔本仍作有士者釋曰有士不用則君之恥家大人曰有士者猶言有國者史記孔子世家曰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旣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又自序曰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鹽鐵論國病篇曰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之過有國者之恥意並與此同又說苑說叢篇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士者之羞也此正用曾子語今本土作士者涉上句士字而誤耳凡是書之顯然譌誤者孔必曲爲之說

而不肯依他書改正此亦守殘之癖也

以得之

魯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眾則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永樂大典本作舜唯仁得之也家大人曰當作舜唯以仁得之也今本脫仁字永樂大典脫以字上文曰君子以仁爲尊下文曰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並與此仁字相應若無仁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上下文不相應矣或曰古人辭質此承上文以仁爲尊則仁字可省此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

歷穴

曾子疾病篇鷹鷕以山爲卑而會巢其上魚鼈黿鼉以淵爲淺而歷穴其中孔曰會重也歷窟也家大人曰古無訓歷爲窟者

且蹙穴與會巢對文則蹙非窟也余謂蹙者穿也言更於淵中穿土爲穴也廣雅曰歛穿也隱元年左傳曰闕地及泉吳語曰闕爲深溝韋注闕穿也歛闕蹙竝通說苑敬慎篇潛夫論貴忠篇竝作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

貸乎如入鮑魚之次

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茝之室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次貸永樂大典本作賦羣書治要引曾子同馬摠意林作戲家大人曰貸賦戲皆賦字之譌釋名曰土黃而細密曰埴埴賦也黏肌如脂之賦也今本賦字亦譌作賦廣雅曰苾香也賦臭也故曰苾乎如入蘭茝之室賦乎如入鮑魚之次又案次字宋本與今本同孔氏補注從永樂大典本作肆而以文選辨命論注引大戴禮作肆爲證今案次卽肆也周官

塵人掌斂市次布鄭司農云次布列肆之稅布

不必改爲肆羣書治要引曾子正作鮑魚之次與宋本同文選注作肆者後人依家語六本篇改之耳所興作

曾子天圓篇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而善不治亂所興作也家大人曰所下有由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下文曰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正與此相應則有由字明矣

俛匈而後生

唯人爲俛匈而後生也家大人曰俛匈而生謂無羽毛鱗介也則生上不當有後字此涉上文四後字而衍

諸侯之祭牲牛 大夫之祭牲羊 曰饋食

諸侯之祭牲牛曰大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
曰饋食孔氏補注曰大牢舉牛以該羊豕少牢舉羊亦該豕也
引之謹案孔說非也天官宰夫鄭注曰牛羊豕具爲一牢晉語
韋注曰凡牲一爲特二爲牢則凡稱牢者皆非一牲若云諸侯
之祭牲牛大夫之祭牲羊則是一牲矣記當謂之曰特牲何得
尙謂之牢乎尋檢文義牛下蓋脫羊豕二字羊下蓋脫豕字桓
八年公羊傳何注禮天子諸侯卿大夫卿大夫上當有天子之
夫亦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盧注曰天子諸侯之卿
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天子之牲角搔盧注
握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盧注此篇正文及注多與彼同則諸
侯之祭牲牛下亦當有羊豕二字大夫之祭牲羊下亦當有豕

字寫者脫去耳盧注不釋大牢單稱牛少牢單稱羊之義則所

據本牛下有羊豕二字

李善注東都賦引大戴禮牛曰大牢則牛下已脫羊豕二字

羊下有

豕字也曰饋食曰字蓋因上文兩曰字而衍特豕饋食四字連

讀士虞禮特豕饋食文與此同

特豕饋食者謂士之饋食以特豕而無牛羊

卽儀禮之特牲饋食禮也大夫之祭以羊豕則曰少牢饋食禮
士之祭與大夫同名饋食而牲則不同故曾子辨異之若有曰
字則是以饋食之名專屬之士祭何以解於大夫之祭亦名饋
食乎盧注特豕饋食曰不言特牲其文已著又與大夫互相足
也言儀禮特牲饋食禮與少牢饋食相對上文言少牢則此宜
言特牲今不言特牲者特豕卽特牲其文已著故不須更言曰
特牲也又少牢特豕皆饋食之牲於士之特豕言饋食正以見

大夫之少牢亦饋食也故曰與大夫互相足不與諸侯互相足者饋食乃宗廟之祭諸侯之祭兼宗廟社稷山川非饋食所能該也盧據特性饋食以解特豕饋食則饋食上無曰字可知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九十終

靈川秦培璠舊校
南海鄒伯奇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九十一

學海堂

經義述聞 大戴禮記中

高郵王尚書 引之著

枉者滅廢

武王踐阼篇枉者滅廢敬者萬世家大人曰滅廢本作廢滅後人不通古音故改爲滅廢以與世字爲韻不知世字古又讀若設故與滅爲韻大雅蕩篇在夏后之世與揭害讀若撥爲韻莊子大宗師篇所以行於世也與殺爲韻皆其證也王應麟曰學記正義尙書帝命驗滅廢作廢滅是王所見學記正義本作廢滅而今本正義作滅廢則又後人依俗本大戴改之也唯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帝命驗作廢滅則至今未改

屢屢

於履履爲銘焉家大人曰履卽履之誤今本作履履者一本作履一本作履而後人誤合之耳下文作履履亦誤學記正義引此無履字

亦不可以忘

席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王曰以忘一作不忘孔曰席四銘通爲一章當從志字方與上悔下代合韻家大人曰孔說是矣而未盡也此文本作一反一側尔俗作尔不可不忘尔武王自謂也下文見爾前慮爾後卽其證古者爾汝之爾通尔熾昌是也後人但作爾而尔字遂廢志讀檀弓小子識之之識此承上文安樂必敬云云而言言雖一反一側之間尔亦不可不識之也今本尔作亦以字形相似而誤不忘作以忘則後人以盧注改之也

案注云言雖反側之間不可以忘道此正釋不可不忘之意後人不達遂改正文之不忘爲以忘以從盧注謬矣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一引此志字已誤作忘唯尔字不誤鈔本北堂書鈔服飾部二陳禹謨本刪去藝文類聚服飾部上引此竝作尔今本類聚作爾不可不忘

視邇所代

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盧注曰周監不遠近在有殷之世王本邇作爾陳氏觀樓曰爾字是也爾卽後鑑銘見爾前慮爾後之爾乃武王自謂也爾所代謂殷也家大人曰陳說是也爾卽上文尔不可不忘之尔藝文類聚引作爾太平御覽作尔今本作邇者借字耳盧以邇爲近失之

其禍將然

楹之銘曰母曰胡殘其禍將然家大人曰廣雅曰然成也謂其禍將成也楚辭遠遊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謂彼將自成也淮南原道篇萬物固以自然以與同聖人又何事焉秦族篇天地正其道而物自然皆謂物自成也

三就

衛將軍文子篇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焉家大人曰蓋三就焉當作蓋三千就焉三千言其多也故下文云不得辯知史記孔子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語即本於此篇呂氏春秋遇合篇亦云委質爲弟子者三千人今本脫千字則義不可通且與下文不相應矣又案就者謂來就夫子也而注釋三就云謂大成次成小

成也則是以就爲成就而曲爲之說此注蓋後人所加案下注先就夫子云云即指此就字而言則盧不以就爲成就可知今以就爲成明與下注異義故知爲後人所加家語弟子行篇作蓋有三千就焉即襲此篇之文

顏淵

是顏淵之行也家大人曰淵本作回盧注顏回魯人字子淵即其證此篇於諸弟子皆稱名不稱字今本作顏淵者涉注文而誤家語正作顏回

國一逢有德之君

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家大人曰國當作回自一逢有德之君以下皆指顏子而言非指國而

言則國為回之誤明矣家語作若逢有德之君亦指顏子而言

夫子未知以文也

家大人曰此當作夫子和之以文曰

朱本和之譌作知未宋本譌作未知日譌作也朱本

也下有日字

子路好勇敢夫子和之以文下文引長發之詩又曰夫

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此正夫子和之以文之事也上文云夫

子說之以詩句法正與此同盧注節其勇也正釋和之以文四

字家語作孔子和之以文

王肅曰和仲由以文

說之以詩是其證自下文

詩云以下皆夫子之言

篇內引詩者並同

盧本作夫子未知以文也而

釋之云此夫子即指仲由則下文皆不可通矣

不勤

好學省物而不勤家大人曰不字涉上句不怠而衍省者察也

省物而勤與好學同意猶言勤於省物耳注乃以省為減省之

省而釋之曰事省則不勤此曲為之說也家語作好學博藝省

物而勤是其證

王曰省錄諸事而能勤

禮儀

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家大人曰禮儀本作禮

經此淺學人以中庸改之也據注云禮經三百可勉學而能知

則正文本作禮經明矣本命篇亦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器

云禮經三百曲禮三千漢書藝文志及禮記正義引春秋說並

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薛瓚曰禮經三百謂冠婚吉凶

家語同

王注亦與盧注同

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

孔以不學其貌為句釋曰不貌為君子竟其德為句敦其言為

句釋曰竟盡也敦厚也家大人曰不學其貌竟其德皆義不可通孔曲爲之說非也不學上有博無二字而今本脫之博無不學爲句言其學之博無所不學也曾子立事篇曰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又天圓一篇所言皆博學之事然則曾子未嘗不博學也竟當爲恭字之誤也其貌恭爲句其德敦爲句其言下屬爲義此依家語訂正

業功

業功不伐貴位不善家大人曰業功當依家語作美功字之誤也隸書美字或作莽業字或作業二形相似墨子上賢篇美章而惡不生漢書賈誼傳一動而五美附今本美字竝譌作業美功與貴位對文

不佚可佚

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盧注不釋佚字引之謹案佚當讀爲佚佚輕忽也可輕忽者不輕忽之所謂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也王褒四子講德論故美玉蘊於碨碨凡人視之佚焉李善注引廣倉曰佚忽忘也說文作佚云忘也佚佚竝與佚通論衡別通篇不肖者輕慢佚忽

顓孫

是顓孫之行也家大人曰顓孫下脫師字當依注及家語補

欲善則訊 當是如

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是如偃也得之矣家大人曰欲善則訊訊當爲詳言欲善其事則慮之必詳卽上文所云先成其慮也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此以知言之欲善則

詳欲給則豫此以行言之今本詳作訊乃後人因上句問字而改之而不知上下之各爲一義也當是如三字文不成義如讀爲而是書多以而爲如如爲而而下有行字而今本脫之當是而行者當是事之至而行之卽上文所云及事而用之也偃也得之矣乃總承上五句而言家語作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是其證朱氏不知如爲而之偕字又不知如下之有脫文遂改當是如爲當如是失之遠矣

天道

啟蟄不殺則天道也家大人曰天道上順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啟蟄天道也啟蟄不殺是順天道也家語正作順天道

所親

是女所親也家大人曰親下有覩字而今本脫之此荅子貢賜所親覩之語則亦當有覩字下文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正對女所親覩而言若無覩字則文不成義此因親覩字形相似而寫者因脫其一耳

賜得則願聞之也

家大人曰當作賜則願得聞之也今本得字在則願上則文不成義永樂大典本作賜得願聞之也亦非家語省其文作賜願得聞之亦以願得連文

自設於隱栝之中

引之謹案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栝之中設字文不成義盧注

能以禮自鞏直也亦譌誤難曉史記仲尼弟子傳索隱單行本引

此設作娛羣書治要引尸子勸學篇曰孔子曰自娛於櫟栝之

中蘧伯玉之行也娛字與小司馬所見本合蓋作娛者此記原

文也娛與虞同衆經音義卷三引字廣雅虞安也言自安於隱

栝之中也今本作設蓋後人用韓詩外傳改之案韓詩外傳自

設於隱栝之中設字當作誤古虞誤同聲故外傳僭誤爲虞文王

官人篇營之以物而不虞逸周書虞作誤寫者譌爲設耳俗書設字作設與誤相似

直人

直已而不直人不直人盧從劉本作不直於人孔曰能曲以下

人家大人曰盧之校孔之注皆非也直謂相切直也見爾雅襄

七左傳正曲爲直杜注曰正人曲也呂氏春秋自知篇堯有

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士高注曰司主也直正

也正其過闕也舊本司直作司過乃後人所改今據高注及淮南主術篇改漢書東方朔傳

曰以史魚爲司直以上凡言直者皆謂相切直也直已而不直

人猶言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謂直於已而曲於人也劉本作

不直於人非是羣書治要引尸子亦作直已而不直人家語同

順君

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橫命晏平

仲之行也晏平仲上當有蓋字引之謹案命卽君之命不得分君與命爲

二也順君當爲順命言君有道則順受其命無道則不受命也

史記晏嬰傳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衡與橫同仲尼弟子傳索

隱單行本引大戴記曰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家

語弟子行篇同王肅注曰君有道則順從其命衡橫也謂不受其命而隱居也皆其證矣今本順命作順君者涉上文四君字而誤

在尤之外

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引之謹案已言不在尤之內則不須更言在尤之外矣在尤之外四字蓋注文之誤入正文者史記仲尼弟子傳索隱單行本引此曰終日言不在悔尤之內貧而樂也無在尤之外四字是其證家語同

闇昏忽

五帝德篇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辨卒業二字有誤闇昏忽之意家大人曰闇昏忽之意不辭昏字蓋盧注之誤入正文者此篇盧注

全脫唯昏字誤入正文故至今尚存

闇忽不明之意即上所云隱微之說也上世

之事遠而難明故言闇忽楊雄劇秦美新曰道極數燁闇忽不

還闇忽二字本此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闇忽陷中陷於溪井

家語正作闇忽之意

祗勵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勵祗勵史記五帝紀索隱引作砥礪而朱本孔本皆從之家大人曰祗勵本作祗屬祗敬也言四海之外莫不敬屬猶皋陶謨言敢不敬應也此文言莫不祗屬下文言莫不從順莫不說夷莫不賓服皆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之謂無取於砥礪也動靜之物大小之神又不得言砥礪也蓋屬厲字形相似因譌而為厲今本作勵又厲之俗書故開元占經龍魚蟲

蛇占引大戴作祗厲而後人遂改祗厲為砥礪謬矣自小司馬所見本已作砥礪而孔又為之說曰砥礪喻平均也其失也鑿矣史記作砥屬家語作底屬王肅曰底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之也雖砥底與祗異文而下一字皆作屬且屬與木為韻此篇文多用韻下文莫不說夷亦與夷回為韻若作厲勵礪則皆失其韻矣

知民之急

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知民之急元明本及史記五帝紀竝同宋本急作急朱本改急為隱孔氏補注曰急痛也讀如勤恤民隱之隱引之謹案元明本從史記作急是也宋本作急即急字之譌或改急為隱或即以急為隱字皆非也急與服為韻急於古音屬緝部服讀如匍匐之匍於古音屬職部職緝二部古或相通小雅

六月篇我是用急與飭服職國為韻爾雅釋訓愈遐急也與極德直力服息毒武食告則隱職鞠為韻亦猶知民之急與服為韻也又井九三可用汲與食則福為韻大雅思齊篇不諫亦入與式為韻檀弓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與得息為韻管子形勢篇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載讀若則淮南兵略篇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漢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當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此皆若作急則失其韻矣上文以靈名身為職緝二部相通之證易彖象繫辭文言及楚辭遠微為韻說文遠從袁聲袁從口韻諸子多以真庚二部通用遠微為韻聲口讀若圍則遠字亦可讀若圍上文聰以知遠與微為韻猶幽風東山之我徂東山與歸為韻小雅谷風之思我小怨與崑萎為韻此以元脂二部通用下文以用送為韻誨事為韻郁疑為韻時士為韻馬下為韻則此文亦以急服為韻可知家語襲用此篇之文而改知民之急為知民所急則原文本是急字又可知

殺三苗

殺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孔曰殺寂字之誤古文尙書曰寂三苗寂之言竄也家大人曰孔說非也殺非殺戮之殺乃繁之借字謂放流之也字亦通作蔡說文繁樾繁散之也從米殺聲昭元年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曰蔡放也釋文上蔡字音素葛反放也說文作繁音同下蔡叔如字正義曰繁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也又說文寂讀若虞書寂三苗之寂今書作竄字林竄七外反與寂同音見唐韻正竄竄繁殺蔡五字聲近而義同皆謂放流之也然則殺三苗卽竄三苗故孟子萬章篇亦云殺三苗于三危非寂字之誤

其言不貳 執事無貳 邦國之貳

五帝德篇其言不貳四代篇執事無貳朝事篇殷眺以成邦國

之貳

成字義不可通當依周官改作除典瑞云以除隱是也家孔曰成平也引周官凡有闕恕者成之此曲爲之說

大人曰貳皆貳之譌貳音他得反卽貳之假借字也其言不貳家語五帝德篇貳作貳若非貳字不得與貳通執事無貳楊簡先聖大訓本貳作貸貸與貳同若非貳字不得有作貸之本邦國之貳周官大行人貳作隱隱與貳同聲若非貳字亦不得與隱通書傳貳字多譌作貳見詩其儀不貳禮記宿離不貸下

陶家

陶家事親盧從屠本改陶家爲陶漁孔改家爲稼云從御覽引改皇王部六家大人曰家卽稼字也大雅桑柔篇好是稼穡釋文稼作家是其證鈔本御覽引此正作家與各本同刻本作稼此後人以意改屠本陶家作陶漁此依家語改皆不可從

敷土

使禹敷土引之謹案敷本作傳此後人依禹貢改之也作敷土者古文尙書作傳土者今文尙書也說見段氏古文尙書撰異大戴與今文同故作傳土史記夏本紀作傳土索隱曰大戴禮作傳土故此紀依之是其證荀子成相篇及周官大司樂注亦作傳土

鮮支 長

南撫交阯大敘鮮支渠慶氏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羽民家大人曰鮮支上有西字而今本脫之鮮支渠慶氏羌皆西戎也若無西字則上與交阯大敘連文矣孔曰鮮支渠慶禹貢所云析支渠揆者也此西方所撫國名不言西者書大傳曰西方者鮮方也言鮮支則西已見案此曲說也鮮字既讀爲析支之

析矣豈得又讀爲東西之西乎史記作西戎析枝渠慶氏羌

戎字

蓋涉下文說苑脩文篇作西析支渠揆氏羌皆其證又案東長

鳥夷羽民長下亦有夷字長夷鳥夷皆夷名史記東長鳥夷索

隱曰長字下少一夷字大戴禮云長夷則長是夷號據此則大

戴原有夷字而今本無者後人依史記刪之也說苑亦云東至

長夷鳥夷今本鳥作鳥乃後人依今本禹貢改之說見古文尙書撰異

高陽之孫 顓頊產鯀

引之謹案鯀之先世有二說有以鯀爲顓頊子者五帝德及世

本之說也五帝德曰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高陽即顓頊史記夏本紀索隱曰系本亦以鯀爲

顓頊史記夏本紀三代世表用之夏本紀曰禹之父曰鯀鯀之

顓頊有謂顓頊五世而產鯀者帝繫之說也漢書律厯志王逸

離騷注高誘淮南原道篇注用之

志引帝系曰顓頊五世而生
鯀王逸離騷注引帝繫曰顓

頊後五世而生鯀高誘原道
篇注亦曰鯀帝顓頊五世孫

今本帝繫作顓頊產鯀而無五世

字則後人據五帝德篇刪之也史記索隱曰鯀既仕堯與舜代
系殊懸舜即顓頊六代孫則鯀非是顓頊之子據小司馬說則
五帝德篇謂禹高陽之孫者誤也孔氏補註爲之說曰高陽顓
頊之後爲高陽氏之君者也高陽非即顓頊上古質略鯀父以
前既無令德名字不著通稱高陽云爾鄭君說虞書三帛云高
陽之後用赤繒高辛之後用黑繒明堯時有高陽氏也以上今
孔說
案上文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則單稱高陽者正
謂帝顓頊非若高陽氏高陽之後統子孫言之也不得以彼而
證此且上文顓頊黃帝之孫帝嚳元囂之孫帝舜蟠牛之孫皆

謂子之子爲孫不應高陽之孫獨連後世爲通稱也帝德帝繫
傳聞各異學者兩存而闕疑焉可矣必欲合以爲一則怡絲而
焚之也

稱以上士

聲爲律身爲度稱以上士戴先生校本曰稱以上士當從史記
作稱以出此承上爲律爲度而言猶云比量而出之也孔仍作
稱以上士釋曰稱爲上德之士家大人曰作稱以出者是也出
與律爲韻若作上士則失其韻矣隸書士字或作土出字或作
出二形相似故書傳中出字多譌作士僖二十五年左傳謀出
日原將降矣呂氏春秋
爲欲篇謀出譌作謀士荀子大略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出今
本出譌作士淮南繆稱篇其出之誠也新序雜事篇出譌作土
史記稱以出集解徐廣曰一作士索隱曰按大戴禮見作士據

此則小司馬所見本作稱以士而無上字後人不知士爲出之
譌而又加一上字則謬以千里矣孔曲爲之說非是

夫子

有爲道諸夫子之所家大人曰夫子當作孔子上下文皆稱孔
子記者之詞也其稱夫子者乃宰我之語不當於此處闌入家
語正作孔子

泝水

帝繫篇黃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嫫祖句氏產青陽及昌意
氏產青陽之氏讀爲是古書是字多作氏說見惠氏儀禮古義
後凡氏產二字相連者放此又下文昆吾者衛氏也以下六氏
字亦放此青陽降居泝水昌意降居若水史記五帝紀泝水作江水
路史疏仡紀曰江水卽泝水今之湔泝水引大戴禮青陽降居

泝水家大人曰漢書地理志蜀郡湔氏道禹貢嶧山在西徼外

江水所出氏卽氏羌之氏蜀郡之有湔氏道猶廣漢郡之有甸

氏道剛氏道也

百官表曰縣有蠻夷曰道

湔氏縣名非水名如江水出湔氏

道徼外而卽可謂之湔氏水豈白水出甸氏道徼外而卽可謂
之甸氏水涪水出剛氏道徼外而卽可謂之剛氏水乎且氏是
氏羌之氏其字不從水羅泌改湔氏爲湔泝以牽合大戴禮之
泝字甚矣其謬也續漢書禮儀志注引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
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一居若水一居人宮室區隅蔡
邕獨斷與漢舊儀同二書所記與大戴禮史記不同而皆言居
江水不言居泝水徧考地理之書無謂江水爲泝水者泝蓋字
之誤也隸書工字或作互氏字或作互二形相似故江誤爲泝

淮南說林篇使工厭竅今本工誤作氏是其例也羅泌引大戴禮作泚則所見已是誤本

滕氏 滕氏奔

顓頊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謂之女祿家大人曰當作顓頊娶于滕奔氏滕奔氏之子謂之女祿今本上滕奔氏脫奔字下滕奔氏奔字又倒在氏字下今訂正

吳回氏 陸終氏 付祖氏 女皇氏 女匱氏

吳回氏產陸終氏娶于鬼方氏家大人曰吳回氏陸終氏兩氏字皆涉上下文而衍又下文季連產付祖氏付祖氏產穴熊兩氏字亦衍今竝據史記楚世家訂正又帝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匱氏女皇女匱

下亦衍氏字今訂正

于越

勸學篇于越戎貉之子孔曰于發聲于越猶春秋於越家大人曰于當作干荀子勸學篇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注干越猶言吳越謝氏金園校本改干爲于又改注爲于越猶言於越誤與孔同說見讀書雜誌漢書貨殖傳

參已 故知明則行無過

是故木從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知日參已焉故知明則行無過孔改上知字爲如釋曰如而也參已者學乎兩端以已參之家大人曰孔改知爲如是也而釋參已則曲爲之詞曰參已當從荀子作日參省乎已參讀爲三玉篇日己身也卽會

子所謂曰三省吾身也今本脫省乎二字則文不成義故知明則行無過亦當從荀子作則知明而行無過此則字與上兩則字文同一例知明承博學而言行無過承三省而言今本則作故而作則則文義不順

跂而望之 升高而博見

吾嘗終日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吾嘗跂而望之不如升高而博見也家大人曰下二句亦當作吾嘗跂而望矣不如升高之博見也今本矣作之之作而與上二句文義不協寫者之誤也太平御覽學部一引此正作吾嘗跂而望矣不如升高之博見也荀子同

通中正

是故君子靖居恭學脩身致志處必擇鄉游必就士所以防僻邪而通中正也通字宋本明本與今本同元本作道荀子勸學篇作近引之謹案通當為邇邇近也故荀子作近言近君子而遠小人也孔氏補注改從元本作道非是通為邇之譌漢巴郡太守張納碑靡古不通字作通司隸校尉魯峻碑兼通顏氏春秋字作通並與邇相似道又通之譌也秦策甘茂之吏道穴聞之韓子外儲說有篇道譌作通是通道字相似

始教

始教亡身禍災乃作家大人曰始教二字義不可通始讀為怠商頌元鳥篇商之先后受命不始鄭箋云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始是讀始為怠也昭五年左傳滋敝邑休始而怠其外始亦與怠同唐石經宋本皆作始明監本改作怠是不教當識古字也墨子禘守篇多執數賞卒乃不始亦以始為怠為教字之誤也皋陶謨無教逸欲有邦漢書王嘉傳作無教與放佚欲有國教教字相似故古今文不同

傲同亡讀為忘

大雅假樂篇不愆不忘說苑建本篇忘作亡呂氏春秋權勳篇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

也韓子飾邪篇作亡史記主父傳天下忘千戈之事漢書作亡

齊策老婦已亡矣韓子難一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淮南要

略齊景公獵射亡

言怠傲而忘其身則必有禍災孟子所謂般

歸亡並與忘同

樂怠敖自求禍者是也荀子作怠慢忘身慢亦傲也

也

投壺及晉

敖慢也

千里

騏驥一蹀不能千里駑馬無極功在不舍家大人曰千里本作

十步舍止也息也言若使騏驥一蹀而止則尙不能及十步而

駑馬之所至反無窮極者其功在常駕而不息也今本十步作

千里者十千字相似又涉上文千里而誤耳玉篇蹀動也引大

戴禮騏驥一蹀不能千步雖十誤作千而步字尙未誤荀子作

騏驥一躍不能十步謝校荀子據玉篇所引謂十步當作千步

非也騏驥一蹀實不能十步非但不能千步而已也若云不能

千里則失之愈遠矣且步與舍為韻

舍古讀若庶說見唐韻正

若作千里則

失其韻矣

朽木不知

楔而舍之朽木不知知字宋本元本及明程榮本並同自沈泰

本始改知為折而朱本盧本孔本皆從之家大人曰作知者原

本作折者後人依荀子改之也晉書虞溥傳剡而舍之朽木不

知所引即大戴禮文晏子雜篇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衝千

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知衝即折衝

後人不曉知字之義而刪去衝字又於晏子之謂也

下增可謂折衝矣五字大謬辯見讀書雜誌

是知與折古字通故荀子作折大戴作

知孔以宋本作知為譌字非也折於古音屬祭部知於古音屬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鄭注折折安舒貌詩曰哲人提提釋文折大兮反中庸引詩既明且哲釋文哲徐本作知哲之為知折折之為提提亦猶折之通作知也他若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鄭注缺讀如有類者弁之類禮運故功有藝也注藝或為倪說文隍讀虹蜺之蜺此皆支祭二部相通之證

不積 不至

為善而不積乎豈有不至哉盧曰至一作聞家大人曰為善而不積乎衍不字豈有不至哉一本作聞是也此承上聲無細而不聞四句而言故言為善而積則未有不聞者曾子制言篇曰士執仁與義而不聞行之未篤故也胡為其莫之聞也意正與此同若云豈有不至哉則與上文了不相涉矣孔曲為之說非荀子作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積上亦衍不字羣書治要

引荀子作為善積也與邪安有不聞者乎

瀾

譬之如沔邪水潦瀾焉菴蒲生焉家大人曰瀾當作屬屬讀曰

注 土昏禮記酌元酒三屬于尊注屬注也考工記函人犀甲七屬注屬讀如灌注之注匠人水屬不理孫注屬讀為注土喪禮喪大記之屬瀾荀子禮論篇作注瀾謂沔邪為水潦所注也說苑建本篇作水

潦所注是屬即注也今作瀾者因潦字而誤加水旁耳說文玉篇廣韻皆無瀾字唯集韻有之亦非謂水潦

情之道

子張問入官篇故躬行者政之始也調悅者情之道也家大人曰道讀為導出言調悅則民樂從是以我之情導民之情也故曰調悅者情之道也故下文云言調悅則民不辨法家語作說

者情之導也是其證注以道為治人情之道失之

服汙

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服汙矣盧注曰服事也家大人曰盧訓服為事事汙之語不可通余謂汙上本無服字上文云邇臣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故此云邇臣便辟不正廉則羣臣汙矣今本有服字者涉下文邇道之服而衍家語入官篇無服字

良上始故

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齋材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句始故佚諸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家大人曰此文本作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齋材賢君必自擇左右是故佚諸取人諸亦於也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

事兩是故上下相承經傳中若此者多矣今本賢君下有良上

二字即上文良工之誤而衍者家語無下文是故又誤作始故則

文不成義若以始字屬上讀則與上二句文義不合

故上者尊嚴而絕

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家大人曰絕本作危上文曰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正所謂尊嚴而危也下文曰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亦言其危也今本危作絕則與上下文不合蓋危誤為色又誤為絕耳孔曲為之說非家語正作危

情邇暢而及乎遠

情邇暢而及乎遠察一而關於多關與貫同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

以身爲本者也引之謹案情邇暢而及乎遠本作情邇而暢乎遠與察一而關於多文正相對家語入官篇曰情近而暢乎遠察一而貫乎多魏杜恕體論曰取諸身而能暢遠觀一物而貫乎萬

見羣書治要

皆本於此篇也今本作情邇暢而及乎遠者傳寫

者以而暢乎遠誤作暢而乎遠後人不得其解遂於乎遠上加及字耳孔氏補注又改及爲極誤矣

不可教

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家大人曰不可教上亦有民字而今本脫之則與下文不協家語作則民不從其教亦有民字

致愛

盛德篇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家大人曰致愛本作致仁愛而今本脫仁字仁愛二字疊上文也凡疊上文者不省上下文皆然家語五刑篇正作致仁愛

貴賤有序

義者所以等貴賤明尊卑貴賤有序民尊上敬長矣家大人曰貴賤有序當作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今本脫有別尊卑四字

此兩有字相亂以致脫去四字

則與上文不合家語正作貴賤有別尊卑有序

脫文十六

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而教以敬讓也家大人曰此文本作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

遺忘也

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

之序而教以敬讓也下文曰故有鬪辨之獄則飾鄉飲酒之禮

是其證今本脫去而遺敬讓至長幼之序十六字此因兩而字相亂以致脫
去十 則文不成義當據前後文及家語補

刑法

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家大人曰刑法本作刑罰謂不行德法則以刑罰威之盧注曰德法不行則罰之是其證上下文刑罰二字凡五見今作刑法則與上下文不合此因罰法聲相亂上下文又多法字故罰誤爲法下文無德法而專以刑罰御民今本亦誤作刑法

論吏德行

是故古者天子孟春論吏德行能理功能德法者爲有德能行德法者爲有行能理德法者爲有能能成德法者爲有功盧以德行絕句注云考羣臣之德行孔於德行能下刪理字於德法者爲有德上補得字云德行能功卽下文四者注偏舉德行失之家大人曰孔說是也論吏德行能功吏下有之字而今本脫之則句不舒展初學記歲時部太平御覽時序部三引此皆有之字家語執轡篇同

法

古者以法爲銜勒以官爲轡以刑爲策以人爲手家大人曰法上有德字而今本脫之上文曰德法者御民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天子御者內史大史左右手也正與此文相應篇內德法二字凡十三見若無德字則與全篇不合矣家語正作以德法爲銜勒

大史內史

家大人曰此本作內史大史後人以大史不當在內史之下故互易之耳不知上文亦作內史大史且周官內史中大夫大史下大夫則大史固當在內史之下孝經序正義引此正作內史大史

庶虞草

千乘篇及畜穀蜚征庶虞草新校本於草上增百字孔曰草下疑脫木字家大人曰新校本是也下文曰庶虞動蜚征作齊民執功百草咸淳是其證

方夏三月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

方春三月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方夏三月於時有事享于

皇祖皇考方秋三月於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考

案嘗祭名也嘗新則非祭

名新字疑後人所加

方冬三月於時有事蒸于皇祖皇考引之謹案春夏

不當俱言享夏當云禘于皇祖皇考此涉上文章字而誤也魯語嘗禘烝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韋注曰秋祭曰嘗夏祭曰禘冬祭曰烝春祭曰享蓋據大戴禮文祭統亦曰夏祭曰禘

貸

利辭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貸家大人曰貸讀為慝

古讀貸如慝說

見月令宿離不貸下讒貸即讒慝

文十八年左傳服讒蒐慝成七年傳爾禮而讒慝黜遠鄭語棄高以讒慝貪怵事君襄十三季傳上下有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

用兵篇又云讒貸處穀

衰濯浸

畜水行衰濯浸家大人曰濯浸二字義不相屬濯浸當為灌浸

皇清經解

卷三頁上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

庚申補刊

廣雅浸字之誤也衰讀等衰之衰衰者差也見淮南說林注齊灌漬也左傳謂水之灌浸必差次其多寡之度也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一引此作表灌浸表即衰之誤而灌字則不誤

大古

大古食壯之食攻老之事家大人曰大古二字衍以任民力以節民食食壯之食攻老之事四句上下相承所言皆司空之事下文大古之民云云乃言大古時事若此處有大古二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大古二字即涉下文兩大古而衍

地移民在今之世

大古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各安其居樂其宮室服事信上上下下交信地移民在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和家大人曰地移民未安

吁焉其色

四代篇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吁字盧無注引之謹案吁喜貌君行道故可喜也與下文公愀然其色意正相反豫六三吁豫釋文向云睢吁小人喜悅之貌鄭風溱洧篇洵訏且樂釋文洵韓詩作恂訏韓詩作吁云恂吁樂貌也吁與吁古字通少閒篇公吁焉其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吁亦喜貌悅孔子之言故色喜也與上文公愀然其色意亦相反

可以表儀

公曰吾未能知人未能取人子曰君何為不觀器視才公曰視
可明乎子曰可以表儀孔氏補注楊簡曰表外也即其外之儀
狀可以知其中引之謹案楊說儀字文義不明今案儀度也可
以表儀謂可以其形於外者揆度之下文平原大藪瞻其草之
高豐茂者必有怪鳥獸居之云云是以其形於外者揆度之也
說文曰儀度也少牢下篇其胥體儀也鄭注曰儀者儀度餘骨
可用者而用之說見前其胥體儀也下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
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淮南俶真篇曰不可隱儀
揆度是儀訓為度之證互見後議事以制下

與

事必與食食必與位無相越踰家大人曰與者如也

廣雅與如也司馬相

如子虛賦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郭璞曰與猶如也漢書高紀
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顏籀曰與如也古書多謂如曰與詳
見釋詞言事必如其食食必如其位勿使相越踰也孔以與為與
之祿位失之

天德嗣堯

管虞舜天德嗣堯家大人曰天德上有以字而今本脫之則語
意不完少閒篇管虞舜以天德嗣堯是其證

楣機

此謂楣機孔曰此取人之要若門有楣若弩有機家大人曰楣
與機非一類古書亦無並言楣機者楣機當為樞機樞戶樞也
所以利轉機門楣也所以止扉鄭注繫辭以機為弩可非也辯見周易皆門戶之
要也故以喻用人之要文王官人篇其貌曲嫗逸周書嫗作媚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

庚申補刊

故知楣爲樞之誤

變從

變從無節妨於政家大人曰變從二字義不相屬孔曲爲之說非也從當作徙節止也言變遷無止則害於政也隸書徙或作從從或作從二形相似故徙譌作從管子問篇外人之來徙而未有田宅者說苑敬慎篇衆人惑惑我獨不徙今本徙字竝譌作從

下不由人

誥志篇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家大人曰下本作亦字形脫落而爲下矣史記厯書曰正不率天亦不由人俗本亦作又以意改之也今從單行索隱本索隱曰此文出大戴禮是其證也楊本不知下之爲亦而刪之非是

卒明

於時雞三號卒明厯書同徐廣曰卒一作平又云斯也

今本斯上衍卒

字據索隱刪

索隱曰三號三鳴也言夜至雞三鳴則天曉乃始爲正

月一日也徐廣云卒一作平又作斯於文皆便家大人曰卒字

於義無取作平者是也

史記叔孫通傳先平明謁者治禮

平明者平旦也書大

傳夏以平旦爲朔是也隸書卒或作平形與平相似上下文又

有卒字故平誤爲卒

史記衛世家輕賦平罪索隱平或作卒

作斯者後人以意改

耳斯與卒形聲皆不相似若本是斯字無緣誤爲卒也

曰

天曰作明日與惟天是戴地曰作昌曰與惟地是事人曰作樂曰與惟民是嬉曰與之曰楊簡本皆改爲日而孔從之家大人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王尚書經義述聞

通

庚申補刊

曰楊改非也曰與惟天是戴者曰惟天是戴也與語詞耳下四句同
天曰作明日與惟天是戴兩曰字文同一例不當改下曰字為

曰下四句同

明制

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引之謹案制讀當為哲言此古者明哲之君之治天下也下文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即明哲之人也古聲制與哲同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曰魯讀折為制呂刑制以刑墨子尚同篇制作折莊子外物篇自制河以東釋文制諸設反依字應作漸是其例矣

仁者為聖貴次 美次

仁者為聖貴次力次美次射御次孔氏補注曰聖人先德而後

爵故貴不如仁美謂才美引之謹案此論賢才之高下非論貴賤也不應以貴為次且仁者為聖亦文不成義今案聖字當在

貴字下而讀仁者為貴作一句聖次作一句聖猶智也聖者通

非謂大聖也襄二十季左傳焉用聖人杜注曰武仲多智時人謂之聖老子絕聖棄智王注曰聖智才之善也餘見左傳聖人之智不如仁故曰仁者為貴聖次蓋先德而後才也周官醫

師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考工記弓

人凡取幹之道柘為上櫪次之屨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

次之禮器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雜記敬為

上哀次之孟子盡心篇民為貴社稷次之文義並與此相似若

作為聖則與次字不相應矣美謂形體壯大也莊子盜跖篇生

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荀子非相

篇長巨妓美天下之傑也齊策鄒忌脩八尺有餘身體昳麗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是古者以形體壯大爲美也晉語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美鬢長大卽此所謂美也射御足力卽此所謂力也射御也邶風簡兮篇碩人侯侯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傳曰侯侯容貌大也齊風猗嗟篇猗嗟昌兮頌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射則臧兮是古人言力與射御多兼體貌之美月令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王肅注舉長大曰舉形貌壯大者是古者用人或以形貌壯大取之蓋所以壯觀瞻也故曰美次美謂形貌非謂才也若指才言之則當直言才次豈得但謂之美乎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九十一終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九十一終 王尚書經義述聞

靈川秦培璠舊校
南海鄒伯奇新校

三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九十二

學海堂

經義述聞

大戴禮記下

高鄧王尙書

引之

著

變歷

文王官人篇變官民能歷其才藝引之謹案變讀爲辯

坤文言由辯之

不早辯也釋文辯荀作變禮運大夫夙宗廟謂之變注變當爲辯孟子告子篇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音義辯丁本作變漢梁相費汎碑變爭辯徧也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注辯徧也字路錯亦以變爲辯 辯徧也 亦作辨定八年左傳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杜 歷相也 見爾雅方言晉語夫言以昭信奉之注辨猶周徧也 歷相也 如機歷時而發之言相時而發之也楚辭離騷歷吉日乎 言徧授民能以官而相度其才藝也盧注吾將行言相吉日也

皆未了

信憚

鄉黨之間觀其信憚也盧注曰信而敬憚引之謹案憚讀爲亶

亶誠也信也故與信連文若敬憚之憚則與信爲不類矣逸周書官人篇作觀其信誠誠亦亶也亶憚古同聲亶之通作憚猶亶之通作單矣

見禮記祭法

不傷

其貌直而不傷其言正而不私劉本改傷爲侮而孔從之家大人曰傷當爲傷

以鼓反

言其貌正直而不慢易也說文侮傷也徐

鍇曰傷慢易字也

徐鉉本傷譌作傷

一切經音義卷三引蒼頡篇曰傷

慢也廣雅曰傲侮慢傷也傷與傷字形極相似故知傷爲傷之譌非侮之譌今經傳中慢傷字皆作易輕傷字亦然

說文傷輕也

未

必非後人所改也此傷字若不譌爲傷則後人亦必改爲易矣

以故自說 故其行 故知以動人 以故取利

其貌曲

各本曲曲謳譌作固謳今依新校本改

其言工巧飾其見物務其小微以

故自說盧注訓故爲事家大人曰故詐也下文曰假節以示之

故其行以攻其名又曰內誠不足色示有餘故知以動人又曰

伐名以事其親戚以故取利皆謂詐也文選景福殿賦注引賈

逵國語注曰故謀也晉語多爲之故以變其志韋注曰謂多作

計術以變易其志呂氏春秋論人篇釋智謀去巧故高注曰巧

故僞詐也淮南主術篇上多故則下多詐高注曰故巧也管子

心術篇曰恬愉無爲去智與故

尹知章注故事也失之

莊子刻意篇曰去

知與故循天之理荀子王制篇曰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楚

策曰昭奚恤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爲以故與奚恤是古謂

詐爲故也今俗語猶云故意矣

志不裕

煩亂之而志不裕家大人曰裕當作治字之誤也治與煩亂正相對上文煩亂之而志不營盧注曰營猶亂也不亂與不治亦相對下文志治者也亦與志不治相對今本治作裕則於義疏矣逸周書作煩亂以事而志不治

執之以物 度料

執之以物而遯決驚之以卒而度料家大人曰執字義不可通執本作設下文難投以物投即設之譌則此文本作設之以物明矣物事也謂設之以事而能速決也齊語曰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意與此同下句本作驚之以卒而度應今本應作料者後人以意改也據盧注云引之以卒然之事而能應時度焉

則本作應明矣逸周書正作設之以物而數決敬之以卒而度應速數驚敬古字通

不學而性辨

孔曰性辨生而能辨也家大人曰辨智也慧也言不學而性自智慧也辨或作辯廣雅曰辯慧也晉語曰巧文辯惠則賢惠與慧通逸周書寶典篇曰辯惠于智商子說民篇曰辯慧亂之贊也荀子性惡篇曰性質美而心辯知東周策曰兩周辯知之士是辨與智慧同義下文無辨而自慎孔曰慎古通以爲順字自順謂順非也亦謂無智慧也

營之以物而不虞

營之以物而不虞盧注曰虞度也至則攻辨之不豫計度家大

人曰盧以不虞爲不豫計度非也虞者誤也不誤謂臨事而不惑也逸周書作營之以物而不誤是其明證矣魯頌閟宮篇無貳無虞毛傳曰虞誤也呂氏春秋忠廉篇曰利不足以虞其意

治志

曰治志者也家大人曰治志本作志治上文煩亂之而志不治正與志治相反志治者其志不亂也與象傳利武人之貞志治也若作治志則於義疏矣逸周書正作志治者也

此見於外

誠在其中此見於外家大人曰此見於外本作必見於外下文言必見者五文義竝與此同今本必作此者涉上文此之謂而誤盧曲爲之說非也隋蕭吉五行大義第十四引大戴作必見

諸外蓋所見本與盧異逸周書同

初氣主物

家大人曰當作氣初生物氣初生物物生有聲聲有剛有柔云云三者文義相承今本氣初譌作初氣生譌作主則文不成義五行大義所引正作氣初生物逸周書同

不隱

五氣誠于中發形于外民情不隱也家大人曰不隱本作不可隱上文雖欲隱之陽喜必見云云正謂民情之不可隱今本脫可字則語意不完五行大義引有可字逸周書同

誠靜

誠智必有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難懼之色

誠忠必有可親之色誠潔必有難汚之色誠靜必有可信之色
家大人曰靜非動靜之靜乃情之僭字也說見後靜而寡情實類壯而安人下
也故經傳通謂實為情

生民

生民有霽陽霽今作陰家大人曰生民本作民生言民生而有陰陽
故多隱其情飾其偽也見下文據盧注云人含陰陽之氣生而有
知有知故生機偽則正文之先民而後生可知逸周書作民生
則有陰有陽

克易

言行不類終始相悖陰陽克易外內不合家大人曰克易二字
義不可通克當作交易反也見左傳哀元年注晉語注內外交相反故曰陰

陽交易隸書交作交克作克二形相似而誤孔訓克為能失之

靜而寡類壯而安人

靜而寡類壯而安人宋本及元明本皆如是壯當改為壯壯即莊之假俗字雅雨堂本遂改為莊非也

盧讀靜而寡類為句注云不好狎也家大人曰經文本作靜忠

而寬類壯而安靜與情壯與莊古字通類與貌同謂其情忠而

寬其貌莊而安也逸周書作情忠而寬貌莊而安是其明證矣

寬寡類類壯壯皆字形相近而誤漢祝長嚴詵碑類作類外黃

故類譌作類漢書刑法志夫人宵天地之類列子楊朱篇類譌

作類大戴禮勸學篇不飾無貌家語致思篇作不飭無類王肅

注類宜又說一忠字衍一人字遂譌作靜而寡類壯而安人盧

以寡類為不好狎則曲為之說也又案上文曰誠靜必有可信

之色又下文飾貌者不情逸周書情作靜表記文而靜鄭注曰

靜或爲情是情靜古字通檀弓衛有大史曰柳莊漢書古今人表作柳壯莊子天下篇不可與莊語釋文曰莊一本作壯是莊壯古字通說文兒或作頽籀文作貌漢書刑法志夫人宵天地之頽顏師古曰頽古貌字荀子禮論篇貌字皆作頽今九經內不見有頽字而情字亦無作靜者未必非後人所改也大戴禮之靜忠而寬頽壯而安若非譌作靜而寡類壯而安人則後人必改靜爲情改頽爲貌矣

進退工故其與人甚巧

心色辭氣其人人甚俞家大人曰俞讀爲愉鄭注祭義曰愉顏色和貌聘禮記私覲愉愉焉釋文作俞俞虛注甚俞言無己非是進退工故其與人甚巧盧以進退工絕句故字屬下句注曰工能也家大人曰此當以進退工故爲句其與人

甚巧爲句工故猶工巧言進退皆工巧也呂氏春秋論人篇曰釋智謀去巧故下賢篇曰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淮南傲真篇曰巧故萌生餘見上文以故自說下是故與巧同義故下句卽云其與人甚巧且與其人人甚俞對文虛失其讀并失其義逸周書作進退多巧

巧名

規諫而不類道行而不平曰巧名者也家大人曰巧名二字文義不貫巧於取名不巧名本作竊名據盧注云云能規諫而反得謂之巧名不類言以道行而復不平則是循規諫行道以竊取名譽者也故曰竊名俗書竊字作窃其下半與巧相似因譌而爲巧逸周書正作竊名

直慤

取直慤而忠正者家大人曰慤字義不可通疑慤字之誤下說同

文曰慤謹也廣雅曰設與慤同善也家語公西赤問篇注曰慤質

也直慤忠正義竝相近

使是

平仁而有慮者使是治國家而長百姓家大人曰使是使之也

爾雅曰之子者是子也之訓為是是亦訓為之下凡言使是者

竝同說見釋詞

皇於四海

小辨篇治政之樂皇於四海孔曰皇大也家大人曰皇充也謂

充滿於四海也皇與橫充古同聲而通用爾雅枕充也孫炎本

作光故孝經曰光於四海祭義曰敷之而橫乎四海詳見尚書
光被四表下

何一之彊辟

子三辭將對公曰彊避孔曰彊人名時侍公側公疑子有隱言恐聞於三家故令之避子曰彊

侍某聞大道不隱某言之君發之於朝行之於國一國之人莫

不知何一之彊辟陳氏觀樓曰何一之彊辟當作何一彊之辟

何世安起

用兵篇古之戎兵何世安起家大人曰安猶於也此倒句也何

世於起猶言起於何世安焉古字通宣六年公羊傳注曰焉者於也墨子非命篇何書焉存文義與此

同魏策曰君其自為計且安外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言於

外於生於窮於貴也鮑彪注問所安失之安於一聲之轉故於字或通作

皇清系角 卷三 三
安鹽鐵論非鞅篇封之於商安之地商安即商於

及利

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懲厥身孔氏補注
曰及利猶汲汲於利也春秋傳曰及猶汲汲也引之謹案古無
謂求利爲及利者孔說非也及當爲及及取也貪也說文及入
水有所取也讀若沫玉篇及古沒字晉語退而不私不沒於利
也韋注曰不貪利國家也秦策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高注曰
沒貪也史記貨殖傳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
者沒於賂遺也及利無義言蚩尤貪利而忘義故曰蚩尤庶人
之貪者也及與及字形相似學者多見及少見及故及字譌而
爲及矣繫辭傳釋文引鄭注蠱蠱
沒沒也今本沒譌爲汲

何器之能作

蚩尤惛慾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家大人曰器本作兵此後
人妄改之也何兵之能作正對上文蚩尤作兵而言不當改兵
爲器也古之所謂兵者即指兵器言之說詳日知錄後人謂執兵者
爲兵故不識其意而改兵爲器耳周官肆師疏引此作何兵之
能造太平御覽兵部一引作何兵之能作皆其證

鄒大無紀

麻失制攝提失方鄒大無紀家大人曰鄒讀爲陬鄒大無紀本
作孟鄒無紀離騷曰攝提貞于孟陬唯其攝提失方是以孟陬
無紀今本脫一孟字衍一大字則文不成義孔以大爲失字之
誤非也既言無紀
則無庸更言失史記麻書曰孟陬殄滅攝提無紀麻數失序文與大戴

略同漢書劉向傳引作麻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今據以訂正

霜雪大滿

霜雪大滿甘露不降家大人曰滿本作薄字之誤也

隸書滿或作滿薄或

作滿二形相似薄誤為滿因誤而為滿

廣雅曰薄至也

皋陶謨外薄四海

言霜雪大至也

霜雪大至與甘露不降正相對月令曰雪霜大摯摯亦至也

西伯

戡黎大命不摯史記殷本紀作大命胡不至

是大薄即大至今本薄作滿則非其旨

矣楊簡本正作霜雪大薄

此大上之不論不議也

家大人曰此句之義與上下文絕不相屬民多天疾六畜餓

背即此字今本皆譌作皆依楊本改盧注皆癯也今本癯譌作癯

妖傷厥身失墜天下四句一

氣相承今於六畜餓背下關入此句則隔斷上下語脈矣此不

知何處錯簡注曲為之說非也

有神

少閒篇故天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閒家大人曰有當為百字之

誤也天子祭天地四方故曰昭百神於天地之閒若云昭有神

則文不成義注引祭法有天下者事百神則本作百神明矣

海外

海外肅慎北發渠梭氏羌來服家大人曰海下脫之字下文三

言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梭氏羌來服文皆與此無異則此亦當

有之字

順民天心畜地

順民天心嗇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家大人曰順民天心嗇地
本作順天嗇地順天與嗇地對文順天嗇地又與下二句對文
今本上民字涉下民字而衍心字又涉注文順天之心而衍遂
致文不成義據注云順天之心則正文之作順天明矣注言順
天之心者加之心二字以申明其義而正文本無心字

制無

作物配天制無用行三明親親尚賢孔依上文改制無爲制典
家大人曰孔改是也虞戴德篇曰三代之相受必更制典物卽
此所謂制典也此篇說禹湯文王之事大略相同則制典下亦
當有慈民二字作物配天制典慈民用行三明親親尚賢皆四
字爲句且民與天賢爲韻

許魏

乃還伐崇許魏盧注曰許魏不在五伐蓋時小伐也家大人曰

許魏當爲誅黎字之誤也

誅許字相似魏策秦之欲誅之久矣漢書朝鮮傳天子誅遂今本誅字竝

誤作許黎字上

誅黎卽西伯戡黎之事書大傳文王伐邶伐密

半亦與魏相似

與黎

伐大夷伐耆伐崇所謂五伐也故曰伐崇誅黎

朝事第七十七

家大人曰朝事下有儀字而今本脫之篇內儀字或作義者古
文也朝禮注疏及大雅韓奕正義商頌長發正義王制玉藻正
義引此皆作朝事儀

掌諸侯之儀

是故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諸侯之儀大行人掌諸侯之

儀以等其爵家大人曰上掌諸侯之儀五字涉下文而衍典命大行人皆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則掌諸侯之儀五字不當重出

此是總說典命大行人所掌之事下乃以二官分別

典命諸侯之五儀至為伯

典命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以定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命上公九命為伯家大人曰此文當依周官作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其上公九命為伯六字則下屬為義今本典命下脫掌字五等下脫之字自以定其爵至有差也十八字皆涉上文而衍今依新校本訂正孔欲顛倒其文又以命上公九命為伯連讀皆失之

所以明別義也

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明別義也家大人曰明字後人所加義古儀字也

說見後不行禮義下

別儀即上文所云以九儀別諸侯之命

也自執其圭瑞以下皆所以別儀別上不當有明字下文說諸侯相朝之禮自各執其圭瑞以下皆與此同而云所以別義也無明字又云所以別親疎外內也亦無明字

習立禮樂

儀而禮之三饗三會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家大人曰立字於義無取蓋衍字也上下文皆言習禮樂無立字

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

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孔氏補注曰交歲相問

者猶言每歲交相問也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今誤讀交絕句引之謹案孔說非也記文本作然後使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而無世相朝三字交字上屬諸侯爲句諸侯交即大行人所謂諸侯之邦交也下文曰故天子之制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亦以諸侯交連讀而無世相朝之文是其明證不言世相朝者案上文既言諸侯朝覲之禮乃曰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五年有德焉禮樂爲之益習德行爲之益脩天子之命爲之益行其下即曰然後使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以上記文朝聘之禮統上文言之謂諸侯朝於天子及諸侯使人聘於諸侯皆有君臣之義使臣於所聘之君亦有君臣之義下文曰君親醴賓私覲致饗既還圭璋

賄贈饗會燕所以明賓主君臣之義也是也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若諸侯世相朝則爲兩君相見不得謂之君臣矣尋討上下文義不當有世相朝三字顯然明白後人不達遂取大行人篇內世相朝三字加於交字之上不唯亂其句讀且與下文君臣之義不合孔氏不能釐正而曲爲之說且謂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句讀爲誤其失甚矣

計辭令

七歲屬象胥喻言語計辭令引之謹案計當爲計大行人協辭命鄭注曰故書協辭命作計詞命鄭司農云計當爲叶今本計叶互譌茲從段氏若膺周禮漢讀改正是周禮故書協作計此記蓋本於故書也計與計草書相似故計譌作計諸志篇此謂歲虞計月高安朱氏

本汁譌作計齊語論比協材管子小匡篇作論比汁制汁譌作計史記麻書祝犁協洽單行索隱本協作汁譌作計初學記樂部上引樂汁圖徵汁譌作計並與此同協辭命之通作汁猶大史協事之或作汁鄉士汁日之亦作協也雅雨堂本改為叶字未確

周知天下之政

凡此五物者每國別異之天子以周知天下之政家大人曰政本作故此涉上文政事而誤也故即上文所謂事故也經傳通謂事為故不可枚舉五物之見於上文者唯禮俗政事一條可謂之政然政亦事也其餘四條則可謂之事而不可謂之政若作政則五物之中舉其一而遺其四矣周官小行人正作天下之故

不行禮義

古者天子為諸侯不行禮義不修法度修當作循說見曲禮謹脩其法下不附於德不服於義引之謹案不服於義之義即誼字也不行禮義之義即儀字也二字異訓故並見而不為複上文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大行人掌諸侯之儀又曰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禮儀即此禮義也上文又曰古者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義周官義作儀周官肆師治其禮儀故書儀為義鄭司農曰義讀為儀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為誼說文曰義已之威義也即古威儀字又曰誼人所宜也即古義字互見後別之以禮義下

法

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政之法也家大人曰法本作具此涉上文法度而誤也政與正同此言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脩正者賴有此具也射義正義曰正謂脩正此文兩見於射義聘義中其字皆作具本篇上文兩見其字亦作具此不當獨作法

諸勝者

投壺篇諸勝者之弟子爲不勝者酌孔從儀禮經傳通解於諸上增請字家大人曰通解誤也宋本作諸勝者之弟子云云諸卽請之譌小戴作請行觴是其證當改諸爲請不當於諸上增請字經文皆言勝者不言諸勝者小戴亦如是卽鄉射大射亦無諸勝者之文若云請諸勝者之弟子則諸爲冗字矣禮經文

無此例

矢八分

矢八分堂上七扶室中五扶庭下九扶孔氏補注曰八分矢圓徑也又矢以栢若棘無去其皮大七分補注曰前文云矢八分此大七分者似謂室中五扶之矢其筈旣短圓徑亦殺引之謹案堂上室中庭下矢有長短之分而圓徑則一鄭注小戴投壺云舊說矢大七分而不言室中之矢之圓徑小於堂上庭下者則孔說非也今案大七分者圓徑也若矢八分不言大則非圓徑可知八分當爲八介鄭注小戴投壺曰投壺者人四矢亦人四算上文司射執八算與八算則亦當入矢蓋一耦二人八四矢也故曰矢八介介猶枚也大射儀摺三枚一个注曰个猶枚也个卽介字隸書之省廣韻

云介俗作分其形與分相似故書傳介字多誤為分周官內宰注敘介次也大宗伯注雉取其守介而外莊子庚桑楚篇介而離山釋文並云介或作分春秋繁露立元神篇介障險阻介譌作分齊語鹿皮四个宋庠本如是明道本介作分管子小匡篇亦作分蓋个者介字隸書之省說見通說个字下分者介字俗體之譌也段氏國語校本從分大誤辯見通說个字下賈子胎教篇說縣弧之禮曰五弧五分矢皆三射其餘各二分矢分亦介字俗體之譌言每弧有矢五介既發三介猶有二介也彼文矢一枚為一介正與此同八介為矢數而非圓徑八分故記文不言大不然則鄭注小戴引舊說何以但云矢大七分而無八分之說乎

御車之旌

射者之聲御車之旌盧改御車為獲者孔仍作御車釋曰御車巾車也大射儀巾車張侯或亦與唱獲焉家大人曰盧改是也上文云執旌既載旌為獲者所執故言獲者之旌不得言御車之旌也孔曲為之說非

倨立

無倨立孔曰倨跛倚也家大人曰跛倚非倨也倨當作倍字之誤也說文倍反也小戴作母借立鄭注曰借立不正鄉前也借與倍同經解曰倍从忌先坊記曰借从外而號無告又曰則民不信緇衣曰則民不信大學曰上恤孤而民不信注倍或借亦通作背

靡不息

公冠篇孝昭冠辭六合之內靡不息博物記作靡不蒙德家大人曰息當作惠惠者德之本字形與息相似因譌為息又脫蒙

字

故命者三句

本命篇故命者性之終也則必有終矣家大人曰此當依家語作故命者性之始也歟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文義始通且與上文相合今本脫去始也歟者生之六字及有始二字則文不成義注曲爲之說非也

辰故

辰故陰以陽化陽以陰變家大人曰辰字義不可通孔曲爲之說非也辰故本作是故是故二字不須注故盧氏無注若是上辰字則虛必辯其誤或曲爲之說矣言是故而下又言故者古人之文不嫌於複經傳中若是者多矣韓詩外傳正作是故說苑作故辯物篇今依新校本訂正

故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齠

家大人曰此二句本在下文一陰一陽然後成道之下今本上下互易則文義倒置今依外傳說苑家語訂正

五十而有室

大古男五十而有室家大人曰室上有有字而今本脫之內則三十而有室文義與此同周官媒氏疏引此正作五十而有室

及日

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家大人曰及日當依新校本作日及言終日所及不出乎閨門也今本作及日則不詞孔曲爲之說非

獨成之道

事無獨爲行無獨成之道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陳氏觀樓
曰事無獨爲四句各相對爲文則次句不當有之道二字蓋涉
上文三從之道而衍家語無

多言去

家大人曰多上有口字而今本脫之下文口多言爲其離親也
正釋此句之義則此亦當有口字

達道德者

易本命篇惟達道德者能原本之矣陳氏觀樓曰達道德者本
作智通道者此後人依家語改之也執轡此言萬物皆生於道
故唯智通於道者能原本之王肅改通道爲達道德則非其旨
矣盧注引孔子曰聖人智通於大道云云正釋智通道三字淮

南子

地形篇

唯知通道者能原本之卽用此篇之語

八月化

風主蟲故蟲八月化也孔曰八月字誤說文蟲八日而化家大
人曰孔校是也論衡商蟲篇亦云蟲八日而化生以上文例之
則化上當有而字淮南家語皆有

咀嚙

咀嚙者九竅而胎生孔曰嚙音喚淮南子作嚼咽者家大人曰
嚙當作唯字之誤也玉篇嚼疾略切噬嚼也唯同上廣雅曰咀
唯也咀唯卽咀嚼史記司馬相如傳咀嚼葭藕是也凡人及獸
之食物曰咀唯故曰咀唯者九竅而胎生若嚙卽呼喚之喚於
咀爲不類矣家語作齟齬者九竅而胎生卽用大戴之文淮南

作嚼咽小變其文耳

脫文八

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家大人曰此下當有至陰生牝至陽生牡八字據盧注云至陰至陽類其多也至陰爲男至陽爲女者卽陰窮反陽陽窮反陰之義則正文之有此八字甚明今脫此八字則盧注皆不可通矣又案盧所見本似作至陰生牝至陽生牝故有陰窮反陽陽窮反陰之說然淮南家語竝作至陰生牝至陽生牡與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意正相同蓋盧本牝牡二字互誤也

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

是故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盧注曰肥者象地

堅實大者象地虛縱也家大人曰此當依淮南作堅土之人剛

弱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

淮南虛作墟墟盧古字通釋名土黑曰虛是也

家語執轡篇作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墟卽墟字之譌柔字則王肅所改也淮南家語皆用大戴禮

文堅與弱對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肥說文墟黑剛土也與沙土對故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下文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文亦相對今本堅土之人下脫去剛弱土之人五字盧字

又譌作虛則義不可通盧注皆誤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九十二終

靈川秦培璠舊校
番禺金錫齡新校



